

新扇

書 綵 畫 中

歷 中
史 國

無 = 羨

12.5
48
2

新扇

書 綵 鼓 舞 巾

歷 中
史 國

卅 = 美



3 2173 5791 6

Commercial Press New Text Book Series.

THE HISTORY OF CHINA.

PART II.

BY

HSIA TS'UNG YAU.

SHANGHAI.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
1905.

凡例

第一冊中凡小注皆用三號字上下加括弧本冊不復用括弧概用六號字以期醒目

第一冊中所見人名大都年代久遠強半不知其字與何地人本冊時代漸近諸人之字號籍貫大都可考今皆隨文注明惟兩漢歷史因先已排印不及添注另作附錄附於後

第一冊中中國尙爲無數小國其事並無統紀不能不以表明之本冊兩漢皆一統三國雖分尙不破碎故無所用表

本冊用意與第一冊相同總以發明今日社會之原爲主文字雖繁其綱只三端一關乎皇室者如宮庭之變羣雄之戰凡爲一代興亡之所繫者無不詳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則無不從略雖有名人如與所舉之事無關皆不見於書一關乎外國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類事無大小凡有交涉皆舉其略所以代表一關乎社會者如宗教風俗之類每於有大變化時詳述之不隨

朝而舉也執此求之則不覺其繁重矣

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篇中古史上

第一章 極盛時代

第一節 讀本期歷史之要旨

第二節 秦始皇帝上 巡狩四方

第三節 秦始皇帝下 巡狩四方

第四節 秦二世皇帝

第五節 秦於中國之關繫上 法變

第六節 秦於中國之關繫下 繫流

第七節 受命之新局

第八節 天下叛秦上 羣起並起

第九節 天下叛秦下 沛公初政

第十節 秦亡之後諸侯自相攻伐上 沛公項王同入秦

第十一節 秦亡之後諸侯自相攻伐下 項王分諸侯

第十二節 楚漢相爭上 漢王定三秦 楚王

第十三節

楚漢相爭下

漢九王 楚王 項羽 滅楚

第十四節

高祖之政上

定井制 天下度

第十五節

高祖之政下

功臣戮

第十六節

漢之諸帝

年世系 廟號

第十七節

文帝黃老之治

第十八節

景帝名法之治

第十九節

武帝儒術之治

第二十節

漢外戚之禍一

呂后 高祖

第二十一節

漢外戚之禍二

宣帝 霍后 至

第二十二節

漢外戚之禍三

元帝 王后 及

第二十三節

漢外戚之禍四

元帝 王后 及

第二十四節

漢外戚之禍五

元帝 王后 及

第二十五節

漢外戚之禍六

元帝 王后 及

第二十六節

光武中興一

始於 時代

第二十七節 光武中興二 武於 更始 滅 羣 雄 時 代

第二十八節 光武中興三 平 隴 蜀 時 代

第二十九節 後漢之諸帝 世 系 繼 統 年 號

第三十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一 光 武 陰 后 明 帝 馬 后

第三十一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二 章 帝 鄧 后 和 帝 鄧 后

第三十二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三 安 后 圖 后

第三十三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四 順 后 梁 后

第三十四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五 桓 后 竇 后

第三十五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六 靈 后 何 后

第三十六節 匈奴之政治上

第三十七節 匈奴之政治下

第三十八節 匈奴之世系上

第三十九節 匈奴之世系下

第四十節 南匈奴之世系

- 第四十一節 北匈奴之世系
- 第四十二節 西域之大略
- 第四十三節 南道諸國
- 第四十四節 北道諸國
- 第四十五節 葱嶺外諸國
- 第四十六節 漢第一次通西域
- 第四十七節 漢第二次通西域
- 第四十八節 漢第三次通西域
- 第四十九節 漢第四次通西域
- 第五十節 西羌之概略
- 第五十一節 前漢之西羌
- 第五十二節 後漢之西羌上
- 第五十三節 後漢之西羌中
- 第五十四節 後漢之西羌下

- 第五十五節 西南夷
- 第五十六節 南粵
- 第五十七節 閩粵
- 第五十八節 朝鮮
- 第五十九節 日本
- 第六十節 儒家與方士之糅合
- 第六十一節 黃老之疑義
- 第六十二節 儒家與方士之分離即道教之原始
- 第六十三節 佛之事略
- 第六十四節 佛以前印度之宗教
- 第六十五節 文學源流
- 第六十六節 兩漢官制
- 第六十七節 兩漢疆域
- 第六十八節 涼州諸將之亂

第六十九節 曹操滅羣雄

第七十節 劉備孫權拒曹操

第七十一節 司馬懿盜魏政

第七十二節 吳蜀建國始末

第七十三節 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上

第七十四節 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下

第七十五節 三國疆域

中國歷史教科書

第二篇 中古史上

第一章 極盛時代

第一節 讀本期歷史之要旨

自秦以前，神州之境，分爲無數小國，其由來不可得知。歷千百萬年，而并爲七國。其後六國又皆爲秦所滅，中原遂定於一。秦又北逐匈奴，南開桂林象郡，規模稍擴矣。天佑神州，是生漢武，北破匈奴，西并西域，以及西羌，西南開筇筰，南擴日南交趾，東南滅甌粵，東北平濊貊，五十年間，威加率土，於是漢族遂獨立於地球之上。而巍然稱大國，微此兩皇，中國非今之中國也。故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自秦以來，垂二千年，雖百王代興，時有改革，然觀其大義，不甚懸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漢二君營其室，後之王者，不過隨事補苴，以求適一時之用耳。不能動其深根甯極之理也。至於今日，天下之人，環而相見，各挾持其固有之文化，以

相爲上下。其爲勝爲負。豈盡今人之責哉。各食其古人之報而已矣。中國之文化。自當爲東洋之一大宗。今中國之前途。其禍福正不可測。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而秦漢兩朝。尤爲中國文化之標準。以秦漢爲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國之前途。當亦可一測識矣。此第二篇第一章之大義也。

第二節 秦始皇帝上

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古者君曰朕之通稱。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灑。朕爲始皇帝。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人曰。秦廢之。漢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是。齊人奏之。復更遂沿襲至今。曰。漢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是。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色尚黑。數以六爲紀。案此足以知五德之際。之王緒請分封諸子。李斯以爲不可。乃止。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即九峻山。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雍門今陝西岐山縣處。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

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雞頭山在今甘肅固原

十四里作信宮渭南，已更名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

屬之，治馳道於天下。北因以作宮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鄠驛山。在今

二南里立石頌功業，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議不合，絀之，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

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梁父山在今山東泰安其禮頗采太祝之祀

雍上帝所用，秦禮之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南登琅

邪。山名在今山東濰縣東海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德意，諸

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僊人，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僊。始

皇乃西南渡淮水。水名從河南入海之衡山南郡。衡山在今湖南浮江至湘山。山名今湖南

北一百里遂自南郡由武關歸。秦南關今河南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

武縣中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罘。山名今山東文登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二

年，始皇之碣石。山名今直隸永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僊人名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瑁秦人則出

身壯者有壯也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謂南方之陸梁置桂林南海象郡今廣西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

之威振匈奴今陝西今甘肅岷州衛遠東今盛京奉天陽山河北之山

第三節 秦始皇帝下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築長城及處南越地李斯請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

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

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今陝西抵雲陽今陝西塹山

湮谷數年不就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

丈之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嶺為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乃分

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擲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盧生等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
 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
 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游。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從。十一
 月。行至雲夢。今湖南浮江過丹陽。至錢唐。錢唐今浙江。至浙江入海。上會稽。
山名在今浙江會稽縣。立石頌德。還過吳江。水名在今江蘇吳江縣。從江乘。秦縣北三十里。並海上北
 至琅邪之罘。遂並海而西。至平原津而病。州今山東。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
 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
 所。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秦平。官名。直隸縣。丞相斯爲上崩在外。
 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車有窗。扉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後世遂以爲天
之名。車。故幸宦者驂乘。所至。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
 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者生而隱宮。通於獄法。仕秦。爲中車府令。始皇使

高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仁慈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蒙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得書。卽自殺。蒙恬不肯死。繫諸陽周。四秦縣今山會蒙毅爲始皇出禱山川。還至。繫諸代。遂從井陘。秦縣今直抵九原。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注。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

死葬既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盡閉之墓中，殺將軍蒙毅及內史蒙恬。

第四節 秦二世皇帝

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居世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夫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親信者，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可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杜。今西安府東十五里。財物入於縣官。猶言公家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二世以爲

羣臣憂死不暇。不得爲變。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及謂村士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天下不安。七月。戍卒陳勝等反。山東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乃悅。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西至戲。水名今陝西二世大驚。乃赦驪山徒。使少府章邯將以擊之。時趙高專恣用事。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初卽位。富於春秋。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將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

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榜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二世以爲然。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不聽。時盜賊益多。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請止阿房宮。減省四邊戍轉。二世大怒。下去疾斯劫吏。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皆妄爲反辭。以相附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初。趙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至是關以東。大抵盡畔秦。沛公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懼誅。乃陰與其璽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將千餘人。至望夷宮。

二世請與妻子為黔首，不許。二世自殺。趙高立公子嬰，復稱王。子嬰與二子謀，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軍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秦亡。秦凡二帝十五年。

第五節 秦於中國之關繫上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時亦促矣。而古人之遺法，無不革除。後世之治術，悉已創導。甚至專制政體之流弊，秦亦於此忽忽之。五年間，盡演出之。誠天下之大觀也。今試舉前節所引，一一復案之，即可得其實證。并天下，一也。三代之王，僅湯一王，室號皇帝。一也。古人皆謂皇帝之稱始於秦。庶職之不奉皇帝，帝族則稱帝，帝稱有尊卑，親疎之別。至秦乃一變，古人天子對與自稱。族則稱之，皇帝對本族則稱帝，帝稱有尊卑，親疎之別。至秦乃一變，古人天子對與自稱。日朕，三也。命為制，令為詔，四也。尊父曰太上皇，五也。秦聲生於死，後漢則奉天下皆為郡縣。子弟無尺土之封。六也。并天下，復為之，人人故其所有，廢封建，置郡縣。夷三族之刑，七也。三族，父母兄弟。妻子女也。始於秦，文公二十年，相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大夫，衛尉，太僕，廷尉，鴻臚，宗正，內史，少府，詹事，典屬國，監御史。

僕射、侍中、尚書、博士、郎中、侍郎、郡守、郡尉、縣令、皆秦官。八也。而後世雖仍秦制，官名

秩而後世約乃為政府大臣者十八，惟外官無大異耳。此條侍中、尚書、侍郎、博士、郎中、皆秦官，亦表之故。

朝儀九也。漢陳車騎叔孫通傳，設通兵雜古禮，與下秦儀為漢制。數百人功臣所延，侯諸中

將軍出軍吏百次，陳西方東，誓文官王丞，相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始侯王以下，莫不雲云。案此段所禮畢，伏（君禮坐，蓋叔孫通此）於是高帝曰：「吾冠今探古禮耳。」然後之

世君為定之制矣。則律十也。漢書刑法志：蕭何摺此十者，皆秦人革古創今之大端也。

世君為定之制矣。則律十也。漢書刑法志：蕭何摺此十者，皆秦人革古創今之大端也。

第六節 秦於中國之關繫下

今案秦政之尤大者，則在宗教。始皇之相為李斯，司馬遷稱斯學帝王之術於荀

子。斯既知六藝之歸，則斯之為儒家可知。世之疑斯者，因斯督責書，有曰：「惟明主

能滅仁義之塗，犖然獨行其恣睢之心。此非儒者所忍出口。」斯而言此，似斯已背

其師。史記李斯本傳：見不知荀子實嘗以持寵固位終身不厭之術為臣事君之寶。子

然仲尼則李斯之言亦實行荀子持寵固位之術而已。何背師之有。始皇既以儒者

為相，則當有儒者之政，觀其大一統、尊天子、抑臣下、制禮樂、齊律度、同文字。李斯作

小素程邁作錄道高作發歷驚矣攘夷狄信災祥尊貞女
史記自貨值不遭巴
以爲貞婦而容之淫爲菜女愧清
刺石往往往以禁止淫伏男女
有禮守嚴博士常與是講漢初者
始也李斯之令木意因生以詩書爲帝王之術故已之外必不願他人習之此人所惟
思以爲無不同於儒術惟李斯之學出於荀子始皇父子雅信韓非
李斯亦曰吾有聞於於子云云
黃韓非之學亦出於荀子荀子出於仲弓
中稱子爲
 其下無復顧惜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而蒙蔽其上自始皇以來積二千餘年國中社會之情形猶一日也社會若此望其父安自不可得不惟此二千年間所受之禍不可勝數而已即以秦有天下十五年間言之其變亦慘矣荆軻之劍漸離

之筑博浪之椎一也。身死未寒，宰相宦官，遂廢遺詔，殺太子，立庶孽，誅重臣，亂臣賊子，相顧而笑，不知置君父於何地。二也。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磔死於杜，仰天大呼，流涕拔劍，始皇之子盡矣。三也。望夷宮中，求生爲黔首而不可得，僅得以黔首禮葬於杜南。此固秦之二世皇帝也。四也。項羽入咸陽，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財貨，諸侯共分之。五也。並詳

見史夫專制者，所以爲富貴，而其極必并貧賤而不可得。嬴氏可爲列朝皇室之鑒戒矣。至於李斯趙高輩，皆助成始皇二世之政治者，而李斯則具五刑，黃犬東門之哭。出史記李斯傳斯臨刑，顧謂其子遂，父子相欲哭，而夷三族。千古爲之增悲。趙高亦夷三族，以徇咸陽，亦何益之有哉。凡此者，不能不歎秦人擇教之不善也。然秦之宗教，不專於儒，大約雜採其利己者用之。神僊之說，起於周末，言人可長生不死，形化上天，此爲言鬼神之進步，而始皇頗信其說。盧生徐市之徒，與博士諸生並用。並見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本紀。中國國家，無專一之國教，孔子神仙佛，以至各野蠻之鬼神，常並行於一時一事之間，殆亦秦人之遺習歟。

第七節 受命之新局

自漢以前無起匹夫而為天子者。凡一姓受命其先必為諸侯。積德累功。數百餘年。而後有天下。其未有天下也。兆民之望已集之久矣。且自黃帝至秦。皇室實皆一系也。黃帝為少典之子。國語稱黃帝黃帝者少典之子其母亦皆有編耳。少典為有熊國君。周史記五帝本紀今解河南。是黃帝黃帝亦為同系未可知也。惟未得確證耳。少典相傳者。年代懸遠。少昊黃帝之子也。顓頊黃帝之孫也。帝嚳黃帝之曾孫也。此據史記之文。禮記祭法孔疏引春秋歷一系序其黃帝少昊顓頊帝嚳之間。相承耳。帝堯黃帝之玄孫也。帝舜黃帝七世孫也。夏禹黃帝之玄孫也。商出於契。契為帝嚳子。契亦黃帝之玄孫也。周出於棄。棄亦帝嚳子。棄亦黃帝之玄孫也。秦出於柏翳。史記秦本紀是柏翳伯益無疑。為顓頊之苗裔。是亦黃帝之後也。自黃帝至秦。亘數千年。王天下者皆出於一家。遙想其時之風俗。必以為惟此一族之人。可以受天命。作天子。別族皆為天所不眷。其習俗略與日本同焉。故讀秦以前之書。其言治民之道甚悉。而無有憂民之革命者。天子所憂者在諸侯。諸侯所憂者在大夫而已。夫天下之變。

苟爲其前世之所無。則雖大禍起於目前。而聖賢豪傑。或狃於故事而不覺。此六藝九流。所以不能知有匹夫受命之事。而匹夫受命之事。乃猝見於秦之季世也。自此以後。爲天子者不必古之貴族。百姓與民之界。至此盡泯。而成爲今日之世矣。然求其至此之由。則實由於政體。蓋秦以前諸侯並列。天子之暴。有諸侯起而救之。遂爲商湯周武之局。至秦之後。天下無諸侯。天子之暴。必由兆民起而自救之。遂爲漢高明太之局。此中國古今革命之大界也。今詳秦漢之際之世變如下。

第八節 天下叛秦上

考始皇晚年之世局。政府雖不知大亂之將起。而民間實已萌傾覆皇室之心。始皇三十六年。有墜石下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同時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今陝西華陰縣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滄池君。水神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皇謂始皇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此皆欲謀叛秦者。託爲神鬼恍惚之說。以搖動天下之耳目也。蓋秦自孝公以來。刻薄寡恩。天下之不樂爲秦民久矣。始皇二世。益之以興作。阿房驪山。徒數十百萬。離宮別館。遍於天下。北築長城。斯

時之民內困於賦稅外脅於威刑力竭於土木命盡於甲兵乃不得不為萬一微

倖之計其始苟為羣盜而已周時已有羣盜孟子如左傳之盜是也其後亦咸知秦

之必亡蓋運會所開人心感於不自知也二世元年楚人陳勝吳廣將戍漁陽秦

東今東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乃率眾作亂於斬宿今安南詐稱

公子扶蘇楚將項燕號大楚取陳今河南據之魏名士張耳陳餘屬之諸郡縣爭

殺長吏以應勝勝自立為楚王使吳廣監諸將以擊滎陽南滎縣今河南或以反者聞

於秦秦以為羣盜不足憂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張耳陳餘為校尉使徇

趙地又使周市徇魏地使周文西擊秦二世大驚遣章邯拒之走周文武臣至趙

自立為趙王使韓廣略燕地廣亦自立為燕王會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勝以項

燕之子梁為將梁使兄子籍斬通籍字項羽史佩其印綬舉吳今江蘇中兵得八千

人梁自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

第九節 天下叛秦下

沛縣今江蘇人劉邦豁達有大度不事家人產業沛中子弟多欲附者沛令欲以

沛應陳勝。縣吏蕭何曹參勸令召劉邦。邦已有衆數十百人。令悔閉城。沛父老子弟殺令。迎邦立爲沛公。蕭曹等爲收衆。得三千人。以應諸侯。後韓人張良來屬。數說邦以太公望兵法。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齊人田儵。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皆豪健。能得人。儵自立爲齊王。略定齊地。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咎於陳。立爲魏王。二世二年。章邯連敗楚軍。周文走死。吳廣陳勝皆爲其下所殺。趙將李良殺武臣以降秦。張耳陳餘求故趙之後。得趙歇立爲趙王。項梁渡江而西。六人。秦縣今安徽六安州黥布及沛公以其兵屬之。居巢。秦縣今安徽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謂大江東楚蜂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之。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爲楚王。取祖諡爲號。謂之懷王。都盱眙。秦縣今安徽盱眙縣張良勸梁立韓後。梁使良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西略韓地。至此六國皆立章邯伐魏。齊楚救之。齊王田儵。魏王咎。周市皆敗死。田榮立儵子市爲齊王。而相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與章邯戰。敗死。懷王徙都彭城。秦縣今徐州府治立

魏咎弟豹爲魏王。秦軍破趙，圍趙王於鉅鹿。秦縣今直隸懷平縣王以宋義爲上將，項籍爲次將，以救趙。二世二年，義至安陽。秦縣今山東曹縣項籍數宋義而殺之，領其衆渡河。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籍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籍由是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時章邯軍棘原。秦縣在河南相持未戰。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恐，還走其軍，勸章邯叛秦。陳餘亦遣章邯書，勸邯以白起蒙恬爲戒。邯乃與項籍期洹水南殷虛上。今河南安陽縣已盟。章邯見項籍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籍乃立章邯爲雍王。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時秦兵尙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籍怨秦，殺項梁，奮願入關。諸老將皆曰：籍爲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伐秦，張良以韓兵

從沛公。沛公略南陽。秦郡今湖北境北引兵而西。敗秦兵於曉關。今陝西藍田縣明年。子秦王

元至霸上。子嬰降。諸將或言誅子嬰。沛公曰。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

之不祥。乃以屬吏。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重寶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

此皆秦之所以亡也。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為天下除殘賊。宜

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願聽噲言。沛公乃還霸上。悉召

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秦人大喜。

第十節 秦亡之後諸侯自相攻伐上

項籍既定河北。率諸侯欲西入關。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聞項籍號

章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秦之東關今河南靈寶縣

南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籍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

等攻破函谷關。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籍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

珍寶盡有之。項籍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籍軍四十萬。在新豐。

鴻門。臨今滎西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籍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弗失。楚左尹項伯。項籍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其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固要項伯入見。奉卮酒爲壽。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來。豈敢反乎。願伯俱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籍。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項籍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籍。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籍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籍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籍。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籍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

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籍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項籍。項籍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也。項籍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而飲之。項籍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陷之。項籍曰。壯士。復能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籍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於是遂去。鴻門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斬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徒步走。從驪山下道芒陽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籍。以白璧獻籍。玉斗與亞父。

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吾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籍曰。沛公安在。良曰。已至軍矣。項籍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籍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殺秦降王子嬰。韓生說項籍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籍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籍聞之。烹韓生。

第十一節 秦亡之後諸侯自相攻伐下

項籍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籍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春正月。項籍陽尊懷王為義帝。徙江南都郴。秦縣今湖南郴州此時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楚時人名鄢為南城故國。楚西楚都彭王梁楚地。戰國末魏楚之地今江蘇安徽及山都彭城。立沛公為

漢王王巴保秦郡今四川重慶府蜀秦郡今四川成漢中秦郡及湖北興安

都南鄭中秦郡治今漢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漢路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

西長史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徒趙魏燕齊故王趙王歇為

代王魏王咎為西魏王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齊王田市為膠東王更立諸將九人

為王楚將黥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為臨江王趙將司

馬邛為殷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張耳嬖臣申陽為河南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齊

將田都為齊王故齊王建孫為濟北王代今山西北境遼東今西魏今山南境

山東今河南境九江今山東北境衛河南今湖北東境臨江今湖北東境

北齊今山東西北境濟漢王怒欲攻項王蕭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臣願大王王

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夏四月諸侯罷戲即下兵各就國五月田榮從田榮餘均以不肯聞項王徙齊

王市為膠東王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發兵拒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

令之膠東市畏項王竊亡之國六月榮追擊殺市於卽墨東秦縣今山東自立為齊王

是時彭越在鉅野。秦鉅野今縣山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王三齊。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擊越。越大敗楚師。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獨王。餘獨侯。此項王不平。乃使人說田榮。請兵擊張耳。田榮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韓王成無功殺之。

第十二節 楚漢相爭上

項王之棄關中而歸也。非真欲歸故鄉也。蓋以已新殘破關中。留都之。民必不安。乃以三降將居之。而自居彭城。以遙制三秦。爲待時而動之計。其所以策漢王者周矣。詎四月諸侯兵罷麾下。五月而田榮反。乃不得不東擊齊。於是天下之形勢一變。而漢王乃可以還定三秦。蕭何言淮陰人韓信於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於是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爲大將。禮畢。上坐。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信曰。項王暗噫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言。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

病涕泣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遂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對不能任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利對敵不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人，何所不散。對百姓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數，又欺其眾降諸侯，為項王坑者二十餘萬，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此卻項王其不能叛已也中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八月，漢王引兵襲雍，再敗章邯，圍之廢邱。秦廢邱皆在今西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拒漢。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在時張其二年之漢王受封十月此項王使人殺義帝於江中，陳餘襲常山，張耳敗走歸漢，陳餘迎趙王於代。歲十月為

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守代。張良自韓間行歸漢，爲漢謀臣。河南王申陽降漢，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爲韓太尉，將兵擊韓王昌。昌降，因立信爲韓王，將韓兵從漢王。項王自擊齊，齊王榮走死，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坑田榮降卒，虜其老弱婦女，燒夷城郭室屋，齊民相聚叛之。漢王既定三秦，渡河，西魏王豹降，虜殷王司馬卬，進至洛陽新城。縣秦

在河南府城南

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王無道，放

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請與討項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以故得率五諸侯。河南王申陽，韓王昌，魏王豹，齊王田榮，趙王歇，代王彭越，陳餘。兵五十六萬，伐楚。拜彭越爲魏相國，略定梁地。漢王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大破漢軍。漢軍入穀泗，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王家室在沛，父母妻子爲楚軍所獲。於是諸侯背漢，復與楚。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

卒詣滎陽。漢軍復振。何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漢王屢敗而不困者。何之力也。是年秋。魏王豹反。韓信擊虜之。

第十三節 楚漢相爭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歇及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

在今縣東

南十里號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鬪。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臣請以奇兵三萬。從間道斷其鎰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至十日。而二將之頭。可致於麾下矣。陳餘不聽。韓信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選二千騎。人持一赤幟。蔽山而望趙軍。誠曰。趙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出。背水陣。趙軍望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所出奇兵二千騎。則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既不能得信等。欲還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已得趙王矣。遂亂。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陳餘。禽趙

王歇十一月隨何說九江王黥布使反楚項王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九江軍敗布與隨何俱歸漢漢益布兵與俱屯成皋秦南滎水今河南漢以陳平計問范增於項王項王果大疑范增增勸項王急攻滎陽項王不肯聽增聞項王疑之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樞公守滎陽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復出軍宛葉間秦今河南縣

南汝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時彭越渡睢水名在今河南睢州與項聲薛公戰殺薛公項王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項王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烹周苛殺樞公虜韓王信魏時

魏時遂圍成皋漢王逃北渡河馳入趙壁奪韓信張耳軍使張耳循行守備趙地韓信擊齊楚既拔成皋九月項王留曹咎守成皋而東擊彭越漢王既得

韓信軍復大振。使酈食其說齊王廣。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之功乎。四年冬十月。信襲齊至臨淄。齊王廣以酈生爲賣已。乃烹之。引兵走高密。東萊縣今山縣使使之楚。請救。楚大司馬曹咎守成皋。項王戒勿與漢戰。漢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水名在成皋東漢擊之。大破楚軍。咎及司馬欣皆自劉汜水上。漢王復取成皋。軍廣武。山名在滎陽西二十里。兩城各在一山頭項王既定梁地。聞成皋破。引兵還。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項王乃爲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椀羹。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之罪十。擅劫諸侯入關。中二殺宋義。三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廣。項王使龍且將兵二十萬以救齊。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在東縣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追虜之。田橫自立爲齊王。漢將灌

嬰擊走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爲趙王。漢王疾愈。西入關。殺故塞王欣。留四日。復如廣武。韓信求爲假王。漢王大怒。欲不予。張良諫曰。漢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漢王亦悟。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韓信三分天下王之。韓信不聽。武涉去。蒯徹復說韓信以分天下。信猶豫。不忍倍漢。徹因去。佯狂爲巫。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項王自知少助。食盡。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楚東南二十里之支流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王至固陵。秦縣今河南齊王信。魏相國越。期不至。楚擊漢。大破之。張良勸益韓信以楚地。而以梁地王彭越。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安徽靈山下兵少食盡。戰敗。入壁。漢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愴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騏驎。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灌嬰以

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至陰陵。西安迷失道，問一田

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今定安

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

也。乃分其騎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

是項王大呼馳下，楊喜追之。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與其

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潰圍出，欲東渡烏江。

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獨不愧於心乎。此項王鑒於乃以騅賜亭長。顧

見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示王翳曰：此項王也。不項王

曰：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

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皆為列侯。楚地

悉定，以魯公禮所封王葬項王於穀城。秦縣今漢王還至定陶。秦縣今馳入韓

大江津名在安徽和州東北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項王笑曰：籍與江東子

信壁，奪其軍，以韓信爲楚王，彭越爲梁王。

第十四節 高祖之政上

五年二月甲午，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水名在今山東定陶縣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

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帝置酒洛陽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田橫與其五百人亡入海島，帝召之曰：「田橫來者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然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橫自殺，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旣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大驚，更使召五百人海中，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初，季布爲項羽將，屢窘帝，羽滅魯，俠士朱家匿之，爲言

於夏侯嬰。嬰言之。帝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嘗窘帝。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帝。帝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齊人婁敬說帝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以立具。此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帝卽日西徙關中。定都長安。漢京今陝西安府治。西楚臨江。今湖北荆州府北。王共驩。卽前之共敖。不降。漢遣劉賈。盧縮擊走之。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以盧縮爲燕王。六年。有人上書告楚王信反。帝僞游雲夢。信來謁。使武士縛之。赦爲淮陰侯。尊父太公爲太上皇。高祖去秦苛儀。爲簡易。至是。乃用叔孫通。博故士秦與魯諸生。共定朝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賀。禮畢。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初。秦納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襲秦故。由是後世朝儀。皆偏於尊主。非三代之舊矣。

第十五節 高祖之政下

十年冬。陳豨反。代時。帝自將擊之。豨軍敗。後爲樂。十一年。韓信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與陳豨通謀。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呂后

乃與蕭相國謀。給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遂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漢朔州東北帝還洛陽。帝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越稱病。帝怒。使人讓之。梁王越恐。欲自往謝。未行。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越謀反。於是帝使使掩梁王。越遂囚之。赦為庶人。傳處蜀。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越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漢縣。今山東金鄉縣。西四十里。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帝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使其舍人告彭越謀反。三月。夷越三族。梟首洛陽。醢其肉。以賜諸侯。初。淮南王黥布。聞帝殺韓信。心已恐。及彭越誅。以其肉賜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大恐。遂發兵反。帝自將擊黥布。十二年冬十月。與布軍遇於蘄西。漢縣。今安徽蘄縣。布兵精甚。帝望布軍置陣如項王軍。惡之。遂與布相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遂大戰。布軍敗。渡淮。帝令別將追之。布亡至番陽。為民所殺。帝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

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樂飲十餘日。乃去。帝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夏四月甲辰。高祖崩於長樂宮。年五十三。燕王盧綰。初與陳豨通謀。高祖使樊噲擊之。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秦之亂也。齊楚三晉舊族復起。然皆不數年而敗亡。漢所立之王。惟韓王信出於王族。其外如趙王張耳。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長沙王吳芮。燕王盧綰。與漢皆自庶姓起。周人貴族之遺澤。無復存矣。漢興。高祖懲秦以孤立而亡。大封子弟同姓爲王。約曰。非劉氏不得王。其異姓王。或誅或廢。六七年間。皆滅盡。惟長沙王吳芮以國小而忠。得久存。以文帝末年而劉氏王者九國。齊王肥。楚王交。趙王如意。梁王恢。淮南王友。代王恆。淮南王長。吳王濞。燕王建是也。其間吳爲高祖兄子。楚爲高祖弟。餘皆高帝庶子。其地最大者齊代吳楚。漢當此時。惟患異姓。翦滅之惟恐不及。至景帝時。異姓已無足慮。而惟慮同姓。專務猜防。哀平以降。同姓不足有爲。而外戚移國矣。此前漢二百餘年之大勢也。

第十六節 漢之諸帝

漢之諸帝太祖高皇帝漢之勃曰以其功最高而為年四十二即皇帝位在位十三

年崩壽五十三子盈立母呂皇后也是為孝惠皇帝柔曰蓋在位七年崩壽二十

四母呂雉自立是為高后婦故入稱高夫在位八年崩改太尉周勃誅諸呂迎高祖

子代王恆立之母薄姬也是為太宗孝文皇帝慈愛民曰文帝時號文帝廟

漢廟號不常置也在位二十三年崩前元七十六年壽四十六子啓立母竇皇后也

是為孝景皇帝剛曰景行在位十六年崩前元七十六年壽四十八文景二代皆為

漢之令主也景帝崩子徹立母王美人也是為世宗孝武皇帝威強曰武在位五十

四年崩武元始六年號合元六年光元六年始元四年朔元六年征元四年狩元六年元鼎元六年壽七

十一武帝時為中國極強之世故古今稱雄主者曰秦皇漢武武帝崩子勿陵立

母趙婕妤也是為孝昭皇帝達曰昭周在位十三年崩合元六年元鳳元六年年二十一

無嗣大將軍霍光迎武帝孫昌邑王賀立之王父昌邑哀王髡武帝子李夫人出

也即位二十七日欲謀害光光廢之歸昌邑改立武帝曾孫詢詢字次卿父史皇

孫祖戾太子是爲中宗孝宣皇帝開鑿曰宣宣帝時霍氏謀反族之在位二十五年

崩合本五始四年在位十六年崩建合昭五年壽四十三子爽立母許皇后也是爲孝

元皇帝民行義悅在位十六年崩建合昭五年壽四十三元帝時漢業始

衰子驚立驚字太孫母王皇后也是爲孝成皇帝政安民在位二十六年崩合建

年河平四年元延四年綏和二年壽四十六成帝時王氏始盛帝崩所養子欣立

康元帝孫也父定陶恭王是爲孝哀皇帝折曰哀在位六年崩元合建壽二十

六無嗣元后即成帝母王迎中山王衍立之元帝孫也父中山孝王興母衛姬是

爲孝平皇帝紀布網平治在位五年崩元合建壽十四無嗣王莽篡立莽字巨君元后

弟王曼子也改國號曰新在位十三年爲漢兵所殺合居攝三年始初一年始

壽六十三以上漢十二帝二百二十九年

第十七節 文帝黃老之治

中國歷史有一公例大約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後四五十年從此以後隆盛約可及百年百年之後又有亂象又醞釀數十年遂致大亂復成革命之局漢

唐宋明其例一也。而其間偶有參差者，皆具特別之原因，無無故者。總之除南北朝五代與元之外，此數代之所以編異者，以有外族闖入故也。皆可以漢為之代表。漢之盛世，實在文景。此時距秦楚漢三世遞續之相爭，已近三十年矣。大亂之後，民數減少，天然之產，養之有餘，而豪傑敢亂之徒，並已前死。餘者厭亂苟活之外，無所奢望。此皆太平之原理，與地產相消息，而與君相無涉也。若為君相者，更能清靜不擾，則效益著矣。初，太尉既誅諸呂，廢少帝，議所立，以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迎代王而立之。元年，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此在後世成爲

具文而漢文則爲七國以來之創舉初，秦開南越，置郡縣，設官吏，及秦亂，秦將趙陀，乃據地自王。漢興，高祖使陸賈說陀，陀乃稱臣。至孝惠呂后時，皇室多故，漢兵不能踰嶺，陀因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蠻族名今福建省西甌駱。蠻族名今廣西越南之間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自稱武帝，與中國侔。帝乃為陀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陀書曰：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長

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
 朕不忍爲也。此亦七國以來之創論以賈至南越。陀恐頓首謝罪。稱藩臣。去帝號。十三年。齊太
 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帝爲
 之除肉刑。此皆帝之大略也。文帝好黃老家言。其爲政也。以慈儉爲宗旨。二十餘
 年。兵革不興。天下富實。爲漢太宗。其專制君主之典型哉。帝時天下有兩大事肇
 端。一其果顯於景帝。一其果顯於武帝。帝待諸王至寬大。諸侯驕泰。淮南王長至
 稱帝大兄。而椎殺辟陽侯。審食其於闕下。帝皆不問。洛陽賈誼上疏。請削諸侯。而
 改政朔。易服色。帝並不聽。皆非黃老之旨。文帝之學蓋優於賈誼遠矣。其後濟北王興。齊王襄之弟。封
 發兵反。敗死。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吳王濞招致郡國亡命。探豫章。江漢郡。今
 之銅。以鑄錢。煮海水爲鹽。反跡日著。帝賜以几杖。不朝。吳太子反。謀賈因。太子與
攝殺吳太子之故。故其曲在帝。其後卒致七國之變。帝初年。宦者燕人中行說降匈奴。始教匈奴
 猾夏。至武帝盡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皆帝之所遺也。

第十八節 景帝名法之治

文帝既崩。太子卽位。是爲景帝。帝亦治黃老學。而天資刻薄。不及文帝。然與文帝同爲漢之明主。則以其材適於全權君主之用也。帝承文帝之後。無所更張。其時要事。結文帝之果而已。初。文帝寬容同姓諸侯。賈誼、鼂錯等皆言尾大不掉。宜加裁抑。帝陽不聽。而陰備之。臨崩。戒太子曰。脫有緩急。周亞夫、周亞孫、周勃、周勃之子、周勃之子侯。眞可任將兵。蓋爲其實。而不受其名。眞黃老之精義矣。及景帝卽位。錯用事。言之益急。帝聽之。稍侵奪諸侯。於是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楚王戊者菑川王卬之孫。趙王遂者趙王之友。所分。帝歸罪於鼂錯而殺之。刑此亦黃老之術。而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伐吳楚。閱三月。亞夫大破七國兵。斬首十餘萬。斬吳王濞。餘六國王皆自殺。以周亞夫爲丞相。未幾下獄死。帝既平七國。擢抑諸侯。不得自治。民補吏。令內史治之。滅黜其百官。又留列侯於京師。不使就國。於是宗室削弱。權歸外戚閹宦。兩漢皆以此亡。此又非賈誼等所及料矣。

第十九節 武帝儒術之治

有爲漢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爲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漢武是也。案中國之政。始於漢武。者極多。武帝卽位。稱建元元年。帝王有年號。始此。是年詔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擢廣川漢縣今直隸故城縣董仲舒爲第一。科舉之法。始此。仲舒請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之。於是罷絀百家。用儒術。議立明堂。遣使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專用儒家。始此。元光元年。命李廣屯雲中。程不識屯雁門。征匈奴。始此。二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信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方士求僊。始此。五年。使司馬相如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駹之君。皆請爲內臣。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開西南夷。始此。是年。女巫楚服。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誅楚服等三百餘人。廢皇后陳氏。巫蠱。始此。廢后亦始此。元朔元年。東夷薺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置蒼海郡。開朝鮮。始此。是年詔吏通一藝。六藝之一以上者。皆選擇以補右職。以儒術爲利祿之途。始此。六年。詔令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各有定價。賣官始此。南越相呂嘉殺其王_趙及太后以叛。秋。將軍路博德等討南越。斬呂嘉。置南海。合浦。蒼梧。鬱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開南蠻始於秦。今再復之。元鼎六年。東越王餘善叛漢。自稱武帝。將軍楊僕擊東越。斬餘善。遂徙其民於江淮間。其地遂虛。開閩越始此。元封元年。春正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封禪始此。太初元年。夏五月。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以爲典常。垂之後世。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皆始此。是中國之政始於漢武者。凡一十二事。故自來論中國雄主者。曰秦皇漢武。因中國若無此二君。則今日中國之形勢。決不若此也。故此二君。皆有造成中國之力。二千餘年以還。爲利爲害。均蒙其影響。綜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皆可分爲三大端。一曰尊儒術。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而觀之。則互相牴牾。理不可解。既尊儒術。何以又慕神僊。既慕神僊。何以又嗜殺戮。此後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此漢武亦以然若論其精微。則事乃一貫。蓋皆專制之一念。所發現而已。其尊儒術者。非有契於仁義恭儉。

實視儒術爲最便於專制之教耳。開邊之意，則不欲已之外，別有君長，必使天下歸於一人，而後快意。非今日之國際競爭也。至於求僊，則因富貴已極，他無可希，惟望不死以長享此樂。此皆人心所動於不得不然，故能前後兩君，異世同心如此，而其關繫於天下後世者，則功莫大於攘夷，而罪莫大於方士。攘夷之功，使中國并東西南北各小族，而成爲大國，削弱匈奴，其績尤偉。不然，金元之禍，見於秦漢，而中國古人之文物，且不存矣。方士之罪，則使鬼神荒誕之說，漸漬於中國之社會，而不可去。至今中國之風俗，觸目無非方士之遺傳者。論後之節自漢末之黃巾，至庚子之義和團，皆由此起。其爲禍於中國，何其烈哉！若夫尊儒術，則功罪之間，尙難定論也。

第二十節 漢外戚之禍一

古者天子崩，太子卽位，諒陰謂三年不言也三年，政事決之冢宰，未有母后臨朝者也。母后臨朝之制，至漢大盛，其事遂與中國相終始。然其事亦不起於漢。七國時已有之。案史記趙世家，趙惠文王卒，孝成王初立，太后用事。卽左師禍者又范曄傳，范曄

曰臣聞秦有太后穰侯。

穰侯即弟

不知有王也。

謂秦昭襄王

此皆爲漢太后臨朝

之先聲也。推其原理，大約均與專制政體相表裏。蓋上古貴族政體，君相皆有定族，不易篡竊。故主少國疑，不難委之宰相。至貴族之制去，則主勢孤危，在朝皆羈旅之臣，無可託信者。猝有大喪，不能不聽於母后，而母后又向來不接廷臣，不能不聽於己之兄弟，或舊所奔走嬖御之人，而外戚宦官之局起矣。漢起布衣，自危愈甚。故呂后當高祖在時，已一意以翦滅功臣爲急務，而高祖亦聽之。其後遂成爲故事，積漸至於王莽篡漢。其歷史有可言者。初，高祖微時，單父人呂公好相人，奇高祖貌，以女妻之，卽高后也。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生孝惠。高祖以爲不類己，所幸姬戚夫人有子曰如意，封趙王。高祖愛之，常欲以易太子。孝惠賴叔孫通、張良故，得毋易。以故呂后怨戚夫人。太子既卽位，太后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乃召趙王欲殺之。帝謂孝知太后欲殺趙王，召王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不得聞。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

少不能蚤起。太后酖殺之。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暉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七年秋。帝崩。初。太后命張后。孝惠后魯元公主女也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帝崩。太子卽位。年幼。太后遂臨朝稱制。欲王諸呂。追尊父呂公。兄呂澤爲王。封魯元公主子張偃爲魯王。兄子呂台爲呂王。女弟呂頰爲臨光侯。以呂台弟呂產爲梁王。兄子呂祿爲趙王。又封諸呂六人爲侯。持天下凡八年。及疾甚。乃令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我崩。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辛巳。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章。齊王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以告齊王。齊王遂舉兵。西攻濟南。齊南本與呂台遣諸侯書。數諸呂之罪。呂產等聞之。乃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謀劉氏。今我破齊。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是時中外相持。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周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太尉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呂祿。說祿歸

相國印而之國。齊兵必罷。呂祿信然其計。時與出遊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九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呂產計事。適郎中令賈壽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縱之謀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尙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使酈寄劉揭說呂祿。祿乃以印屬揭。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太尉令朱虛侯告衛尉。母入呂產殿門。朱虛侯請卒。太尉予以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晡。遂擊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太尉遂遣人分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斬呂祿而笞殺呂類。誅呂通。廢張偃。魯元公使朱虛侯以誅諸呂事告齊王及灌嬰。使罷兵。迎孝文於代而立之。此兩漢外戚之禍之第一次也。

第二十一節 漢外戚之禍二

自此以後。文帝母薄太后。吳人。今蘇州。薄昭封軹景帝母竇太后。魏武邑人。今直隸南皮縣。

今直隸南皮縣。從昆弟子嬰封魏其侯。漢屬十郡。今彭祖封南皮侯。國在兩家皆

以退讓君子聞然觀當時絳灌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兄弟則其氣燄

亦可知矣武帝母王太后槐里人今陝西郿縣外家無所表見昭帝母鈞弋夫人則武帝先殺之姓河

關家無在位者至昭宣之間而有霍氏之事初武帝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變

幻無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宮中女度厄每屋埋木人祭祀之轉相訐以為

祝詛上上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數百人以上既以為疑會有疾江充因與太子有隙

因是為姦言上疾崇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所治輒燒鐵鉗灼強

使服之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數萬人充知上意使胡巫言宮中有蠱

氣上乃使充入宮治之掘地縱橫皇后太子無復施牀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

尤多太子懼乃矯詔斬江充焚殺胡巫發長樂宮衛卒上在甘泉聞變使丞相劉

屈釐討之皇后自殺太子敗自經死初鈞弋夫人夫之生而手帝自生子弗陵

數歲長大多知武帝奇愛之心欲立焉度羣臣中惟奉車都尉霍光霍去弟忠厚

可任大事乃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而賜鈞弋夫人死左右問曰人言且

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及帝病篤。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始此後金日磾。任匈奴人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政。又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武帝崩。弗陵即位。元鳳元年。燕王旦。武帝子上官桀謀反。初。帝立桀子安之女為后。亦霍光之外孫女安日益驕。桀與安屢求官於光。不得。皆怨光。蓋邑公長公主。封為其嬖人求封。光亦不與。燕王旦亦自以帝兄。怨不得立。桑弘羊又以言利功高。欲為子弟益官。光不予。皆屢譖光於帝。帝不聽。於是燕王旦上官桀蓋主桑弘羊同謀殺光。廢帝而立燕王旦。安又謀誘燕王旦至而殺之。因廢帝而立桀。事覺。桀安弘羊夷三族。蓋主燕王自殺。皇后以光外孫。故得不廢。後帝崩。無嗣。羣臣乃以皇后命。迎昌邑王賀。武帝孫即位。王即既位。淫戲無度。光憂懣。田延年舉伊尹廢太甲告光。乃以太后命。即昭廢王歸之昌邑。而迎戾太子。即太孫孫病已立之。即宣帝也。案霍光之忠。為古今所信。故言廢立者。必稱伊尹霍光伊尹之事。已有竹書之疑。竹書紀年而霍光之廢立。其

意尤爲顯著。漢書霍光傳曰：悉誅昌邑羣臣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然則必爲昌邑羣臣謀光，而光乃廢昌邑王可知也。漢人不著其罪
者，殆宣帝以其援立而德之歟。然而班固之辭，則婉而彰矣。初，宣帝爲皇曾孫，生
數月，巫蠱事起。太子三男一女，及史良娣太子嬖良等，皆遇害。獨皇曾孫存，收繫
郡邸獄。廷尉丙吉哀曾孫無辜，視遇甚有恩惠。及長，依史氏，後有詔掖廷養視。掖
廷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爲之娶暴室宮中。齊夫官名
掖廷許廣漢女。曾孫因依許氏，及史氏，受詩於東海馮中翁。高材好學，亦喜游俠。
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廣漢女適曾孫，歲餘，曾孫入承漢統。時霍光有小女，公
卿議更立后，皆心擬光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氏爲皇后。霍氏
弗善也。本始三年春，許后當娠，病。霍光夫人顯賂女醫淳于衍，擣附子毒殺許后。
人有上書言諸醫侍疾無狀者，上將治之。顯告光，光大驚，不忍舉發，乃奏衍勿論，
而納其女爲后。地節二年春，光死，帝始親政。三年，立子奭爲皇太子。許后子也。霍
顯聞立皇太子，大怒，不食，嘔血，曰：「我女有子，反爲王耶。」復敕皇后，令毒太子。后數

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時帝令吏民得奏封不關尚書兄時光

山頤尚書故事上書者爲二封以副先白霍氏甚惡之然驕侈轉盛至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始去帝亦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悉徙

霍氏黨於外而以許史子弟代之以霍禹子光爲大司馬小冠故大事大司馬無印綬徒

名與光同霍氏憂懼始有邪謀矣四年霍氏謀令太后置酒召丞相魏相許后父

許廣漢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制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秋七月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廢霍后十後

自二
殺年

第二十二節 漢外戚之禍三

漢自宣帝起微賤履至尊卽位之初卽蒙霍氏之難於外家許史之外不敢輕任於是外戚執政之習再盛西漢之世自元帝起至於哀平步步皆趨於宦官外戚之政矣此讀史所宜注意也初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嘗從容諫宣帝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歎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然以太子許后微時所生而帝少依許

氏及即位許后以弑死故弗忍廢之也臨崩以外戚史高宣帝之祖母兄弟此為車騎將

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並受遺詔輔政顏尚書事

宣帝崩元帝即位初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

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中書令僕射漢自宣

帝時久典樞機帝以顯中人謂宜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此列後信宜顯

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與史高相表裏望之等患之乃奏帝用宦者非

古制也由是大忤高恭顯等羣小乃奏望之堪更生劉更生望之朋黨相稱舉謂

始之名帝下望之吏望之自殺堪更生為庶人帝驚泣究不罪恭顯等其後大臣事

皆白顯事決顯口矣甘露三年王政君元城人王禁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

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及成帝即位建始元年以元舅平陽

侯西國在今山西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舅王崇為安成侯國在今江西舅譚

商立根逢時皆關內侯河平二年封諸舅譚為平阿侯郡在漢屬汝南商為成都侯

立根逢時皆關內侯河平二年封諸舅譚為平阿侯郡在漢屬汝南商為成都侯

立為紅陽侯國在今河南根為曲陽侯國在今直隸逢時為高平侯國在今山西

立為紅陽侯國在今河南根為曲陽侯國在今直隸逢時為高平侯國在今山西

平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河平四年。大將軍王鳳。譖殺丞相王商。此非五侯商

宣帝母王皇后。之史 孫之兄子也。商死而成帝外家益專。陽朔元年。或薦劉向子

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左右固爭。以為未白。大將軍上白鳳。

鳳不可。乃止。鳳又使諸王宗劉 室氏就國。京兆尹王章。因劾鳳不可使久典事。宜退使

就第。上召見章。辟左右與語。時太后從弟子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告鳳。鳳因上

疏乞骸骨。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強起鳳。而下章吏。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縣 漢

今廣東 合浦縣自是公卿以下。見鳳側目而視。二年。以竊聽功。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

王氏愈盛。郡國守相。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案此王氏所以獨

外戚 異也劉向上書極諫。謂劉氏王氏。勢不並立。宜皆罷令就第。上不能用也。三年八

月丁巳。鳳卒。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漢官制 此領

城門兵。鴻嘉三年。王氏五侯。奢侈益甚。王商從上借明光宮避暑。又穿長安城。引

灋水注第中。王根第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上大怒。使尚書責問音等。然實無

意誅之也。時上悅歌者趙飛燕及其女弟合德皆召入宮。大幸之。益無意於政事。四年王譚卒。以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永始元年立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爲婕妤。宣中女諫大夫劉輔上書諫。上大怒。輔論爲鬼薪。漢刑名趙后公爲淫恣。給宗廟三歲無敢言者。劉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八篇。奏之上不能用。二年王音卒。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而以王立位特進。領城門。綏和元年冬十二月乙未。以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卒。庚申以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第二十三節 漢外戚之禍四

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十一月丙寅。以王莽爲大司馬。時年三十八。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

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永始元年。乃封莽新都侯。漢新野縣之鄆鄉。南陽郡。今河南新野縣。遷侍中。爵位益高。節操愈堅。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士。卿大夫甚衆。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民間譖譁。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哀帝卽位。祖母傅太后。性剛長於權謀。王氏忌之。不欲太后旦夕相近。於是孔光何武。以爲傅太后可居北宮。帝從之。傅太后求欲稱尊號。貴其親屬。王莽以爲不可。上新立謙讓。納用莽言。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帝乃白太皇太后。元后尊傅太后爲恭皇。王道尊之稱。陶太后太后曰。恭皇后。而封諸舅爲列侯。於是太皇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帝慰留之。帝置酒未央宮。內者令少官爲傅太后張幄。坐於皇太后坐旁。王莽責內者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座。傅太后大怒。不肯會。重怨莽。莽復乞骸骨。上賜以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建平元年。以傅喜從弟。太后

爲大司馬。高武侯。國今在二年春。傅太后欲稱尊號。傅喜以爲不可。傅太后大怒。帝乃詔喜就國。元壽元年。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皆封爲列侯。是年。晏罷就第。而傅太后亦崩。傅太后稱尊號後。尤驕。與元后語。至呼之爲媼。未幾。丁明亦罷。而以嬖人董賢爲大司馬。年二十二。初。賢得幸於上。貴震朝右。與上共臥起。又詔賢妻得通籍殿中。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爲賢起大第。窮極土木。上方珍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及爲三公。領尙書事。百官因賢奏事。權與人主侔矣。上置酒麒麟閣。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舜。如何。二年六月。帝崩。當帝在位時。王莽之就國也。閉門自守。諸吏上書。訟莽寃者以百數。賢良對策。亦均以爲言。哀帝乃召莽還京師。侍太皇太后。及帝崩。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馳召莽。詔尙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卽闕下收賢印綬。賢及妻卽日皆自殺。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以莽從弟安陽侯國在今河南舜爲車騎將軍。同議立嗣。時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王氏無

所憚。莽白使王舜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

委政於莽。莽白太皇太后以皇太后即成帝殘滅繼嗣。趙后曾子貶爲孝成皇

后。又以定陶共王太后太后傳及孔鄉侯未詳。傳晏背恩忘本。傅氏丁氏皆免官

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未幾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從太后爲庶人。即日

皆自殺。而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衛玄爲關內侯。皆留中山。不

得至京師。後五年莽乃殺傅太后丁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

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孫棻崔發陳崇

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

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天下。平帝元始元年春。莽風塞外

蠻。自稱越裳氏。來獻白雉。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公白雉之瑞。太后乃以孔

光王舜甄豐甄邯爲四輔。莽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莽知太后年老厭政。乃令

太后下詔。自今以後。惟封爵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州牧及茂材吏。初改舉初除。

輒引對安漢公。考問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不合指。顯奏免

之權與人主侔矣。二年，葬賂黃支國。南蠻國當在今南洋羣島中使獻犀牛。又風匈奴上書慕

化，更一名。匈奴單于本名三年，葬盡滅衛氏之族。衛后僅免。葬又殺其叔父立

及立長子宇。郡國豪傑及漢舊臣，凡不附己者，悉誅之。天下震懼。四年，葬納其女

為皇后。號葬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葬又誘西羌，使獻地，願內屬，並盛陳葬功德。葬

於是置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五年，加葬

九錫。九錫者，綠韞袞冕衣裳，瑒瑒瑒秘，勾履，一鸞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

路乘馬，二彤弓矢，盧弓矢，三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四甲冑一具，柅轡二，五圭瓚

二，九命青玉珪二，六朱戶，七納陛，八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九文選

晉魏公九錫文法引錄詩外傳曰諸侯之有龜天子錫鐵之錫九錫車馬再錫之九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綵陸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鐵一錫車馬再錫之九服三錫

也興漢書王莽傳小異初，葬之為宰衡也，益封以新野之田。南新野今縣葬辭不受。吏民為葬

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亟

宜加賞。於是，有九錫之議。葬既受九錫，自以為功德洽於天下，遣風俗使者八人，

循行郡國。及還，皆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

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小，周公居攝。今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始謀篡矣。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漢之祠上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羣公勿敢言。丙午，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稱浚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莽使羣公白太皇太后，太后以爲誣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謂太后曰：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卽令太后下詔曰：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居攝元年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驪曰：孺子年二歲。四月，漢宗室劉崇等相與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劉氏之恥也。吾率宗族爲先。海內必和。於是率從者百餘人，進攻宛。漢縣今河南不得入，敗死。羣臣復白太后，劉崇謀逆，以莽權輕也。太后乃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先是莽雖居攝而朝見太后猶復臣節至此始稱假皇帝焉二年秋，東郡太守翟義等

相與謀曰。王氏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
并國難。吾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遂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比至山陽。汝縣今河南莽
惶懼不能食。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莽遣其黨孫建。王邑。王駿。王況等擊
之。三輔聞翟義起。盜賊並發。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衆至十餘萬。
莽復發王級。王憚等擊之。莽日夜抱孺子。禱郊廟。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
冬十月。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時諸將東至陳留。汝南縣今河南與翟義戰。大破
之。義死。初始元年。王邑等還。與王級等合擊趙朋。翟鴻。二月。悉平。還師。莽置酒白
虎殿。依周爵五等。封功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
遂謀卽真之事矣。

第二十四節 漢外戚之禍五

時天下爭爲符命。荒誕無所不至。十一月。莽奏太后。謂冬至日。天風起。塵冥。風止。
於未央前殿。得銅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自此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
后。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以示卽真。

之漸矣。梓潼漢縣今四川梓潼縣人哀章素無行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匱也署其一

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祖名也書言

王莽爲眞天子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後莽求得問姓名者因自

竄姓名凡十一人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官名中僕射以聞戊辰莽至

高廟拜受金匱神禪謁太后還坐未央前殿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是

時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王舜諭指舜既見

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

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義人如此者狗彘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

兄弟耶音滅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

言左右皆垂涕良久舜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璽太后甯能終不

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且死知而兄弟

今族滅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始建國元年莽更號太皇太后曰新室文

母孝平皇后曰黃皇室主廢孺子爲定安公又按哀章所獻金匱封拜輔臣王舜

等凡十一公。王與王盛哀章。皆與焉。自是更易制度。反覆紛紜。不可紀極。葬之號太后爲新室文母也。絕之於漢。乃墮壞孝元廟。獨留故殿。爲文母簋食堂。以太后在。未謂之廟。名曰長壽宮。葬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有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先帝之堂。以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葬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食。五年春二月。太皇崩。年八十四。葬意以爲制作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縣縣賦歛。還相賂賂。黑白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葬自見前專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尙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更制度。政令煩多。葬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

尙書因是爲姦。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三歲。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於縣官。葬尤好紛更錢法。居攝時爲錯刀、契刀、大錢五十，與五銖錢錢漢並行。始建國元年，以卯金刀爲劉氏讖，乃罷錯刀、契刀、五銖，更鑄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二年，更鑄金銀龜貝錢布之品。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其貨不行，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廢，莫肯挾。莽乃詔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井田其罪與非。投諸四裔，又禁賣買田宅奴婢，自諸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天鳳四年，復申明六筭之制。酒始三鐵國二年制至此復六鐵布綱治。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而枯旱蝗蟲相因，富者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禁，因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第二十五節 漢外戚之禍六

新市武漢縣今湖北境內王匡王鳳有衆數百人，諸亡命者，南陽漢南陽郡今河南馬武、潁川漢

州今河南汝王常成丹皆往從之聚藏於綠林山中山名今湖北當陽縣東北數月皆七八千人

又有南郡北漢郡今湖北漢陽府張霸江夏北漢郡今湖北武昌府羊牧等衆皆萬人有上言民窮愁起爲

盜賊者莽輒大怒言時運適然不久卽滅莽大悅然匡等亦實以饑寒窮愁起爲

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雖萬衆不敢略有城邑而莽終不諫其故地皇

二年荊州牧大發兵擊之與綠林賊戰於雲杜北漢縣今湖北漢陽州大敗死數千人始不制

矣而琅邪沂漢州府今山東樊崇之衆號赤眉爲尤盛三年南陽劉續劉秀起兵明年

大破莽兵於昆陽秀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也時道士西門君惠謂莽衛將軍王涉

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及大司馬董賢司中大

贅辨官名孫伋謀劫莽降漢伋以其謀告莽秀等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憂

慙不能食但飲酒啗鰓魚讀軍書困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時新市王匡王平林漢

與新市諸將陳牧共立劉玄爲帝玄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更始既

立遣其將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南漢縣人鄧曄于匡亦

各起兵南鄉南以應漢遂入武關至湖西漢縣今陝西莽憂懼不知所出乃率羣臣

哭於南郊以厭之。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鄧曄遣校尉王憲北渡渭，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率衆隨憲，皆爭欲入城，貪鹵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以兵，與誓曰：「有不與新室者，社鬼記之。」以史誥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王氏冢，燒其棺，焚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入城。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等，斧敬法闥，名中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名殿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莽避火宣室，紺袍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案械，之稱於前。莽旋席，隨斗柄，北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名中公卿從官，尙千餘人。王邑等晝夜戰，罷極。士卒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時亂軍聞莽在漸臺，圍數百重。王邑等皆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莽黨並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識莽，斬莽首。軍人爭莽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大將軍，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申屠建亦至。攻王憲，斬之。傳莽首詣更始，懸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

食其舌。莽死。長安惟未央宮焚。餘皆如故。明年。赤眉入長安。焚宮室市里。發掘園陵。長安始墟矣。

第二十六節 光武中興一

世祖光武皇帝。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爲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南漢縣今野縣河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殺新野尉。光武初騎牛。殺尉。乃得馬。又殺湖陽尉。漢縣今河南唐縣進拔棘楊。漢縣在北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縣在河南鄧州今漢軍大敗。還保棘陽。更始元年。即王莽地正月。漢

軍復與阜賜戰。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莽將軍嚴尤。陳茂於清陽。漢縣今河南

進圍宛城。二月立劉玄為天子。三月光武與諸將徇昆陽。漢縣北今河南葉定陵。漢縣

今河南舞陽縣今河南鄧皆下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謀大舉以討漢兵。遣

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三萬人。五月到潁川。與嚴尤。陳茂合。

諸將見尋邑兵盛。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光武曰。今兵穀少。而外寇強大。并力

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一日之間。諸部皆滅矣。諸將初不以爲然。會尋邑兵且

至。諸將見事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

城中惟八九千人。光武使王鳳王常守昆陽。而自與李軼等十三騎。至城外收兵。

尋邑兵至。圍昆陽數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請降。不許。

光武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六月己卯朔。光武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

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數十級。諸將共乘之。

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無不一以當百。光武乃與死士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

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

大軍不敢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滢川盛溢。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舉之連月不盡。光武因復徇下潁陽。南潁縣今潁州時伯升已拔宛。更始入都之。及莽兵敗於昆陽。新市平林諸將。以續兄弟威名日盛。陰勸更始除之。李軼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光武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伯升不從。會更始將殺續。部將劉稷。續固爭之。李軼朱鮪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光武聞之。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爲續喪服。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信之。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是年九月。三輔豪傑殺王莽。時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室。光武乃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心屬焉。更始自宛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

乃以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至河北。南陽鄧禹。杖策追光

武於鄴。漢南陽縣今河南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是也。今以

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

形勢可見。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

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留禹計事。自是始貳於更

始矣。進至邯鄲。漢邯鄲縣今直隸故趙繆王孫名元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

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漢真定縣今直隸林於是詐以下者

王郎為成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為天子。都邯鄲。移檄郡國。皆望風響應。王郎購

光武十萬戶。光武至薊。漢薊縣今直隸而故廣陽王孫名竊接起兵薊中。以應

王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蒙犯

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水名在今直隸無船。適冰合。得過。至南宮。漢南宮縣今直隸

遇大風雨。光武僅得麥飯。以自給。進至下博城西。漢下博縣今直隸惶惑不知所之。有

白衣老父在旁。指曰。努力信都。漢信都縣今直隸為長安城守。王郎也去此八十里。光武

卽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城降。光武因發縣旁得四千人。擊堂陽。漢縣今直隸廣宗縣

貫。漢縣今直隸廣宗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莽分鉅鹿置和戎、邳彤舉郡降。又昌城。今直隸

隸冀州人劉植。宋子。漢縣今直隸趙州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

衆稍樂附。至數萬人。北擊中山。漢國今直隸保定府拔盧奴。漢縣今直隸定州移檄邊郡。共擊邯

鄲。郡縣還復響應。擊新市。漢縣今直隸新樂縣眞定。元氏。漢縣今直隸元氏縣房子。漢縣今直隸臨城縣皆下之。

因入趙界。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漢縣今直隸唐縣與戰於郭門。大破之。育還保城。攻之

未下。會上谷。漢縣今直隸宣化府太守耿況。漁陽。漢縣今直隸順天府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

等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尙書僕射謝躬討王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

漢縣今直隸順德府月餘不下。耿純說光武久守鉅鹿。不如急攻邯鄲。光武從之。夏四月。進

軍邯鄲。二十餘日。拔邯鄲。斬王郎。光武收郎文書。得諸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

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第二十七節 光武中興二

更始自洛陽西都長安。悉封宗族。及諸將爲王。遣使立光武爲蕭王。漢縣今直隸江蘇縣

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並詣行在所，以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光武辭以河北未定，不就徵。苗曾等至，悉收斬之。於是始與更始敵矣。時更始政亂，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者輒醉不能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元元之民，人叩心更思莽朝。」而四方割據鋒起，梁王劉永所更始封擅命於睢陽漢南陽縣今河南，公孫述稱王於巴蜀漢順慶重慶諸州府，李憲自立為淮南王漢壽州今安徽，秦豐自號楚黎王漢在楚。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漢東海郡今山東，岑起漢中漢中今陝西，田戎起夷陵漢北夷陵今湖北，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軍容賊或為山川土地為名或以。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更始二年秋，光武擊銅馬於鄴漢縣今直隸，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光武復與戰於蒲陽縣名今直隸，悉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并其眾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赤

直山名在定州今悉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并其眾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赤

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今河南隸漢野王縣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

散走初光武與謝躬王更始所遣討共滅王郎而不相能躬屯於鄴至是光武使吳

漢岑彭襲殺之河北遂無更始之人矣更始三年是年為光武春光武北擊尤來

大搶五幡於元氏漢縣今直隸縣追至右北平漢縣今直隸完縣漢兵敗又戰於安次漢縣今直隸縣

破之及平谷漢縣今直隸平谷縣大破滅之更始之都長安也以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漢縣今直隸縣

李軼以重兵守洛陽以備河北鮪軼皆光武之仇也光武殺劉伯升與祖光

武亦以寇恂為河內漢郡今河南太守馮異為孟津河南名在今將軍統魏郡漢郡

河內孤乃遣蘇茂賈彊攻溫漢縣今河南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漢縣今河南以綴異

寇恂急擊蘇茂等大破之異亦渡河擊走鮪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

震恐城門晝閉光武北還至薊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光武未許會諸生彊華光武

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光武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

七之際火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由是定議六月己未即

長安時同舍生

皇帝位於鄗南。

其地在趙州今直隸趙州

赤眉樊崇等入潁川。其衆思欲東歸。崇等計慮衆東向。

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從武關陸渾關。

在今河南開封府東

兩道俱入。光武方北徇燕趙。

度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乃拜鄧禹爲前將軍。西入關。禹至安邑。

漢縣今山西安

縣。與更始大將王匡等戰。大破之。匡等奔還長安。更始諸將議掠長安東歸南陽。

入湖池中爲羣盜。謀以立秋日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將誅諸將。張卬廖湛胡

殷勒兵燒門入戰宮中。更始大敗。走依趙萌於新豐。

漢縣今陝西臨潼縣

立劉盆子爲天子。高帝九世孫盆子年十五。向牧牛。被髮徒跣。敝衣赭汗。

見衆拜。恐畏欲啼。赤眉進至高陵。

漢縣今陝西高陵縣

王匡張卬等迎降之。遂共連兵進攻。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降於赤眉。赤眉封更始爲長沙王。更始敗。朱鮪乃以洛陽

降於光武。冬十月。光武入洛陽。遂定都焉。十二月。張卬殺更始。建武二年春。吳漢

擊檀鄉賊於鄴東。

鄴縣東

降之。長安食盡。赤眉乃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大掠而西。

遂入安定北地。

漢二郡今陝西平涼二府

鄧禹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遂詣洛陽。

秋。帝自將討五校賊。降之。蓋延討劉永。拔睢陽。劉永遁走。三年春。馮異與赤眉戰。

於嶠底。嶠谷之底也。今秦晉之間。在大破之。餘衆向宜陽。漢南宜縣。今河南。帝自將征之。赤眉君臣面

縛奉高皇帝璽綬降。劉永立董憲為海西東漢日縣。今山王。張步為齊王。秋蓋延獲劉

永。五年耿弇擊富平獲索賊降之。六月朱祐拔黎邱獲秦豐。十月耿弇與張步戰

於臨菑。大破之。張步殺蘇茂以降。六年春馬成拔舒。漢舒縣。今安徽。獲李憲。吳漢拔胸。

漢蘇州。今江蘇。獲董憲龐萌。

第二十八節 光武中興三

時羣雄已滅。惟竇融據河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五郡。今甘肅。隗囂據天水安

定北地隴西四郡。今陝西。公孫述據蜀。今四川。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

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洛陽。騰書隴蜀。告

示禍福。而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荆邯說述及天下之望未絕。

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內國精兵。令田戎據江陵。漢北江縣。今湖北。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山名。在今四川巫山縣。之固。傳檄吳楚。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

利。述猶豫未決。三月。述使田戎出江關。在今四川。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今湖北。

不克。光武乃詔隗囂欲從天水。漢郡今甘肅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關名在棧道

敗絕。未可攻。光武知囂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

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不決。歙發憤責

之。囂遂歸歙。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隴坻之盛。隴州名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

大敗。各引兵下隴。僅得引還。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至枸

邑。漢縣今陝西馮異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水名今在陝西於是北地

使稱臣於公孫述。先是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死。尚可。况十兒。謂其妻曰。建武

四年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七年春。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勢。八年。諸將大

舉深入。圍隗囂於西城。漢縣今甘肅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在西城上登

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

死。時漢軍糧食少。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

以蜀救兵五千人。乘高狎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

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歸翼。漢伏縣今甘諸將悉東還。囂得不死。九年。囂悲憤而死。十年。來歙耿弇討其餘黨。降之。分置諸隗於京師以東。於是并力攻蜀。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大破田戎於荆門。漢荆縣今湖進至墊江。漢墊縣今四六月。來歙與蓋延拔河池。漢西縣今州乘勝遂進。蜀人大懼。遣人刺殺歙。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漢順郡今四及資中。漢資縣今四又遣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漢羅江在四岑彭使臧宮拒延岑。而自擊侯丹。大破之。倍道兼行二千餘里。拔武陽。漢彭縣今四使精騎馳擊廣都。漢雙縣今四去成都。漢成都府今四數十里。勢若風雨。繞出延岑軍後。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未幾。延岑亦爲臧宮所敗。奔還成都。光武乃與述書。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冬十月。述使人刺殺彭。十二年。吳漢進至廣都。燒成都市橋。在四述衆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光武必欲述降。述終無降意。十一月。述與漢戰於城下。漢兵刺殺述。延岑降。吳漢遂族公孫氏。及延岑。放火大掠。焚述宮室。帝切責之。時四方既定。十三年。吳漢等歸。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優于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諸將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帝以吏事責三公，功臣並不用，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案帝初無大志，微時適新野，聞陰氏女美，名麗華，是爲陰皇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漢官名，徵，京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其鄙如此。以較項羽少時，觀秦始皇渡浙江，曰：「彼可取而代也。」高祖繇咸陽，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其大小甚不侔矣。徒以王莽失道，天下復思劉氏，而更始盆子劉永劉林等俱不材，因緣際會，遂得天下。觀於前代之覆轍，一無所改。符命者，王莽所僞託以愚天下也。光武以赤伏符卽位，而信之殆過於莽。窮折方士黃白之術，而信河雒讖記之文。桓譚上言：「非薄讖記。」光武大怒，以譚爲非聖無法，將斬之。譚叩頭流血，僅乃得解。其後支流餘裔，乃爲張角之徒。女主者，前漢之所以失天下也。帝因

陰皇后也。是為顯宗孝明皇帝。方曰明四在位十八年崩。永平十年壽四十八。子烜即

位。母賈貴人也。是謂肅宗孝章皇帝。溫克今在位十三年。建初八年壽三十

三。明章二代。皆後漢之令主。比於前漢之文景焉。帝崩。子肇即位。母梁貴人也。為

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以為己子。是為孝和皇帝。柔曰和不在位十七年崩。永元十

年興一壽二十七。子隆即位。史不詳其母。是為孝殤皇帝。成曰殤不在位時。誕育百餘

日。在位一年崩。延平二年二歲。鄧太后與大將軍鄧騭等定策禁中。立長安侯祐。自

是外戚宦官遂盛。祐章帝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是為恭宗孝安皇帝。寬容

安曰在位十九年崩。永初七年元初六年。永熹壽三十二。帝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後

漢之業衰矣。安帝崩。閻皇后與大將軍閻顯等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

子北鄉侯。樂國在今山東懿立數月崩。漢人不。安帝子保即位。母李氏。帝本安帝太

子。為閻后所譖而廢。至是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廢閻后。殺閻顯等而立之。是為

孝順皇帝。慈和曰順在位十八年崩。永建六年陽嘉三年。永和壽三十。子炳即位。母

虞貴人也。是為孝沖皇帝。幼少曰沖在位一年崩。永嘉年三歲。梁太后與大將軍梁

冀等定策禁中立建平侯國在今河南南章帝立孫也。曾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

樂安夷王寵。父勃海孝王鴻。母陳夫人也。是為孝質皇帝。邪忠在位一年。為梁

冀所弑。本初年九歲。梁太后復與大將軍梁冀定策禁中立蠡吾侯國在今直侯志

章帝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匱氏。是為孝桓皇帝。遠曰桓。在位

十八年。建和三年延熹九年。永康二年。永興一年。壽三十六。桓帝寵信宦官。殺戮名士。

黨禍之與自此始。漢至此必亡矣。帝崩。無嗣。竇太后與大將軍竇武定策禁中立

解瀆亭侯國在今直隸定州漢王國皆郡侯國皆縣侯國皆宏。章帝立孫也。曾祖父河間

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母董夫人。是為孝靈皇帝。損曰靈。在位二十一

年。光熹四年熹平六年。年三十四。子辯即位。母何皇后也。即位六月。為董卓所廢。

凡兩改元。一稱光熹。一稱昭寧。不逾年而改元。未而立靈帝子協。母王美人也。

是為孝獻皇帝。智曰春。帝時政在曹氏。帝在位三十一年。禪位於魏。初平四年建安

五年。魏封帝為山陽公。又十四年崩。年五十四。高祖光武獻帝三及五十者後漢

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木書以下三册

第三十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一

外戚之禍。爲前漢之所以亡。然則後漢諸帝。亦可以有所鑒戒矣。及觀後漢歷史。其外戚之禍。並不末減於前漢。且於外戚之外。又增一國家之大患焉。宦者是矣。夫外戚宦官二害。實皆從政體而生。而宦官之害。則較外戚爲古。周禮天官所掌。盡宮內之事也。中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此爲周制宦官之明文。其事跡見於春秋之世。證據非一。如齊寺人貂。左傳晉寺人披。左傳之類。雖齊桓晉文之明。亦爲其所玩視。至秦始皇任用趙高。遂大肆其毒。致秦於亡。高祖受命。循而不改。宏恭石顯。爲患於宣元之間。跡其所自。仍與外戚同科。蓋有呂后之任諸呂。忌大臣。而後有張卿之爲大謁者。事在後漢書有宣帝之任許史。忌諸霍。而後有恭顯之典中書。二者之必相爲表裏者。勢也。其不同者。前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結。而後漢之世。外戚與宦官常相誅。相結之極。而王氏盜漢。相誅之極。而天下土崩。二千載以還。遂與中國相終始。讀史者每歎古人之愚。然平心論之。殆非愚也。此蓋出於家天下之極端。人主一家之安危。與天下之

利害相連。而每遇皇家變動之時。外廷尙不及知。倉猝之間。其權必歸外戚宦官之手。而其影響遂及於天下焉。而家天下者。亦動於不得不然矣。後漢二百年之史。卽外戚宦官衝突之史也。錄其大者於下。案後漢外戚宦官衝突之禍。起於和帝之世。章帝以前。伏而未著。然而外戚之權。則已極盛矣。光武起寒微。外家無可攷。明帝母陰皇后。獻帝本郭氏所生。後母。諱麗華。南陽新野人也。兄識。封原鹿侯。今南無考。約在河官執金吾。典禁兵。弟子慶。封銅陽侯。國在今河南沈邱。西南三十五里。弟就。封新陽侯。國今在無考。亦近與章帝母馬皇后。伏波將軍馬援之小女。扶風茂陵。漢縣今在陝西人也。父援。封新息侯。南息縣。在今河南兄廖。封順陽侯。國未詳。在兄防。封潁陽侯。在葉今河南官車騎將軍。兄光。封許陽侯。南許州。在今河南馬皇后爲後漢之賢后。常事減損外家。然史稱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亙街路。多聚聲樂。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則后所謂減損者何事也。然較諸竇后以下。則自勝矣。

第三十一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二

後漢外戚之權。自竇后始。后竇融之曾孫女也。為章帝皇后。寵幸殊特。宮闈為之

慄息。章帝崩。和帝即位。以和帝母梁太后為竇后所毒太后臨朝。兄憲以侍中內幹

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弟景弟瓌並為中常侍。外家並居清要之地。

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及竇憲既立大功。謂擊匈奴也封武陽侯。一漢武陽有三郡

在泰山郡一在東海郡憲封不知何屬拜大將軍。尋封冠軍侯。州國在北五里鄧郞侯。前見景汝陽侯

南汝陽縣瓌夏陽侯。國在韓城縣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

腹。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遺。景尤甚。奴客

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

朝廷。鄧疊疊弟陟及磊。及母元。憲女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

舉得幸於太后。遂共圖為弒逆。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闈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秩六百

石宦者為之典諸少府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

時處屯

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永元四年，竇憲還京師。六月，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

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屯。

案史文知此然幸實可疑因北軍五

閉城門，收捕郭璜、郭

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收憲大將軍印綬，與篤、景瓌皆就國。到國皆迫令自殺。凡

與竇氏交通皆免，以鄭衆為大長秋。宦者用權自此始矣。後六年，太后崩，和帝后

鄧氏，鄧禹之孫也。和帝崩，太子未立，鄧后立少子隆。生始百餘日，是為殤帝。太后

臨朝數月，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驍、虎賁中郎將惲等定策禁中。

謂不與廷臣為常遂迎清河王子祐東漢臨清州今山即位。太后猶臨朝，封驍為上蔡侯。

國在今河南上蔡縣惲弟弘為西平侯。

國在今河南西平縣閻為西華侯。

國在今河南西華縣食邑各萬戶。驍以定策功增三千戶。官大將軍。是時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皆秉勢預政。與

諸鄧等及安帝建光元年三月，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徵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

尚書郎。初，根為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繒囊

於殿上撲殺之。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為蠅所集。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酒家保，積十五年。成翊世亦以郡吏坐諫，太后不歸政，抵

罪。至是，皆以尚書陳忠薦得用。四月，廢諸鄧皆為庶人。鄧騭免特進，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資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迫逼，半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今湖南湘陰縣五月，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惟廣德兄弟以母與閹后同產得留京師。徵鄧康為太僕。以康曾請太后歸政，除絕屬籍故也。時衆庶以太后多行小惠，多為鄧氏稱枉者。帝亦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騭等於北芒。山名在洛陽城北諸從兄弟皆得歸京師。

第三十二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三

帝以耿貴人帝之嫡母兄寶監羽林左軍車騎，封宋楊帝母弟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閹后兄弟顯景曜並為卿校，典禁兵。以江京李閔為中常侍，皆封侯。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五人皆宦者也。及帝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尚書翟酺皆上書諫，帝不省。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輦轂，使者所過威權翕赫，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備，徵役無度，賂遺僕從，人數百匹。可此

在凡漢已滋有之制郡縣王侯及二千石皆爲伯榮獨拜車下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

乳母王男厨監酈吉等殺之懼有後害乃共譖太子帝怒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

王於是太僕來歷太常桓焉廷尉張皓光祿祓諷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

閻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佺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

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切責之乃各稍自引起及帝道崩於葉皇后與閻顯兄弟

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子謂保太在內若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

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還宮明夕發喪尊皇后曰

皇太后后名姬河南滎陽人也太后臨朝以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長社侯在國

許州河南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

嗣乙酉卽皇帝位閻顯乃諷有司奏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暉

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暉廣皆

下獄死貶寶及子承皆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

景爲衛尉耀爲城門校尉晏爲執金吾威福自由矣而北鄉侯懿尋有疾中常侍

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若北鄉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閹顯。以立王。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十月。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中黃門先爲太子府典。王國。長樂太后官丞。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濟陰王所居。丁巳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在南宮。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李閏。陳達。俱坐省門下。即禁門。程與康就斬京。安。達。以李閏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刀脅閏曰。今當立濟北王。毋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尙書令僕以下。從輦南宮。程等留守省門。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閹顯時在北宮。憂迫不知所爲。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綬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佯諾而出。歸營屯守。顯弟衛尉閹景。遽從省中還外府。衛尉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召尙書郭鎮收之。景不受。鎮格殺之。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閹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在今廣東

太后於離宮。己未。開城門。罷屯兵。壬戌。封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擢來歷朱佺施。延陳光。趙代等。後至公卿。祓諷。閻。邱弘。皆先卒。拜其子爲郎。徵王男。酈吉。家屬還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立。封娥爲山陽君。既立皇后。以后父梁商爲執金吾。尋進大將軍。與諸宦者。皆貴用事。

第三十三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四

順帝之崩也。冲帝卽位。年二歲。尊梁后爲太后。后諱。炳。和。帝母。梁貴人之弟孫也。太后臨朝。明年。春正月戊戌。冲帝崩。太后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太后與兄大將軍。襄邑侯河內南。皆州冀利。纘幼弱。定策禁中。丁巳。立纘爲皇帝。時年八歲。是謂質帝。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強也冀聞而深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進之。帝苦煩盛。促召太尉李固。固問病所由。帝尙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尙可活。時冀在側。禁不與。帝遂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謀洩。

大惡之。時公卿皆意在清河王蒜，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平原王翼子志，太后欲以女弟妻之，徵到都亭，故梁冀欲立志，及大會公卿，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所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以蒜嚴明，立必見禍，不如立志，富貴可常保。冀然其言，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百官莫不震懾。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謂立冀厲聲曰：罷會，卽以太后詔先策免固。庚寅，志入南宮，卽位，卽桓帝也。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清河王蒜與杜喬李固皆死。和平元年正月，太后崩。梁冀之執政也，冀弟不疑爲潁陽侯，弟蒙爲西平侯，子胤爲襄邑侯。前並見食邑三萬戶。冀妻孫壽封襄城君。南國在今河南襄城縣歲入五十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爲愁眉粧，齟齬笑，墮馬髻，冀甚寵憚之。冀監奴秦宮，與壽私通，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滿藏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珍獸，飛走其間。冀與壽游觀第內，連日繼夜，以逞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起兔苑數十里，移檄郡縣，調發生兔，人有犯者，罪至死，或略良人，使爲奴婢，至數千口。冀

又用壽言。多斥逐諸梁在位者。以示謙退。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其淫暴無所不至。梁后后帝帝特姊兄。蔭勢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后既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迫於太后與冀。積怨不得發。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秉政凡二十餘年。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及太后崩。帝不平。愈甚。一日如廁。獨呼小黃門唐衡問。左右謂宜與外舍謂外不相得者誰乎。衡對曰。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皆與梁氏有隙。帝乃召五人共定其議。時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暉入省防變。具瑗勅吏收斬暉。帝出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具瑗將左右騶廐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共圍冀第。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遂減天下租稅之半。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

唐衡皆爲縣侯。世謂之五侯。仍以左悺爲中常侍。又封尹勳等七人皆爲亭侯。未

幾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墜。雨墜者言其如

弟姻親。徧滿州郡。荼毒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多爲盜賊焉。四年。占

竇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

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於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常躬自祈禱。由是

其法浸盛。時朝政日非。而風俗日美。太學諸生三萬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

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會南陽太守成瑨。族誅張汎。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殺

小黃門趙津。山陽太守翟超。使督郵張儉破侯覽家。東海相黃浮屠殺徐璜。兄宣。

於是中官訴之於帝。帝大怒。璜瓚皆死獄中。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未幾。以司

隸校尉李膺殺張成。宦官教成弟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

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延熹九年。捕黨人。布告

天下。使同忿疾。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所爲皆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

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死獄中。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明年。以後父城門校尉竇武之故。六月。赦天下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第三十四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五

桓帝崩。無嗣。皇后竇氏定策禁中。立解瀆亭侯宏。宏既卽位。是爲靈帝。尊皇后爲太皇太后。后章帝竇皇后從祖弟之孫也。諱妙章。以太后父城門校尉竇武本傳

少小經行著稱。子衣食。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正相反。讀史者所宜注意也。

爲大將軍。封聞喜侯。西國在今陝西子機渭陽侯。西國在今陝西兄子紹鄠侯。西國在今陝西初

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

獎王室。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尙書。且夕在太后

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焉。會有日食之變。

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

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先收中常侍管霸蘇康等。皆殺

之。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侍中劉瑜與武書勸以速斷大計。武乃收長樂尙書。中官者鄭颯。送北寺獄。武使黃門令山冰。武之等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納奏。建甯元年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我曹何罪。而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竄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基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挾帝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瑛信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殺尹勳山冰。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洛陽郡亭也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王甫出與蕃遇。讓蕃曰。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大臣當若是耶。使劍士收蕃。送北寺獄。卽日殺之。時護

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使其士大呼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遂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南宮，未幾以憂死。封曹節等爲列侯。侯者十七人，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張奐以功當封侯，奐深病爲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諸常侍漸惡之。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段熲捕逐。十日一會，四出逐捕。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光和元年，帝與宦官謀，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案漢賣官之例，外官貴而內官賤，是當時外官徑於內官內矣。可知。是時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兄弟父子爲

卿校收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橫。光和二年。帝以司隸校尉陽球言。收甫顯送雒陽獄。皆死。未幾。徙陽球爲衛尉。宦官復橫。六年。黃巾作。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徙犇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言角以善道化民。爲民所歸。帝亦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漢末妖人崇信起於此。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誦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洛陽。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洩。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

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三月。以皇后何氏兄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愼侯。愼國在今安縣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孫璋。畢嵐。栗嵩。高望。韓暉。張恭。皆貴寵。惟中常侍呂強忠於漢室。共譖而殺之。帝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忌憚。並起第宅。擬效宮禁。帝嘗欲登永安侯臺。永安宮在東北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宮中稱者尙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譖徐奉事覺。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然仍信用之。會郎中張鈞上書言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十者平。十二人言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大怒曰。十常侍豈無一人善者。御史

承旨遂誣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是年七月諸將擊黃巾大破之十一月皇甫

嵩與張梁戰於廣宗漢直隸廣宗縣今破斬之時張角已病死嵩復攻張寶於下曲陽

角常山漢涿州今人褚飛燕輕便者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多張白騎騎者左髻丈八曉未

徒不可勝數終漢之世不能定也漢末外賊官造操政柄其親戚私入編案

張角之前業已數起明章以後安帝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寇濱海九郡至五年

始平順帝建康元年九江漢東境今安范容周生等寇歷陽漢縣今安是年冬九江

賊徐鳳稱無上將軍馬勉稱皇帝冲帝永嘉元年廣陵漢州今蘇州府賊張嬰據廣陵旋

平是年巴郡人服直聚黨自稱天王桓帝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寶

等起次年平延熹三年泰山賊孫無忌起旋平五年艾縣漢武縣今江賊攻長沙郡

縣七年平靈帝熹平元年會稽賊許生起勾章漢縣今浙自稱陽明皇帝光和三

年桂陽蒼梧賊攻郡縣皆積久不平中平元年巴郡張魯作亂遂延至今日稱張

魯

天師者。幾二千年焉。張角之後。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四年。西涼人韓遂。與隴西太守李相。涼州司馬馬騰等叛。寇掠三輔。是年。故泰山太守張舉。與故中山相張純叛。略薊中。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五年。益州賊馬相趙祇等。起兵緜竹。蓋皆宦官外戚致之也。帝貪鄙轉甚。刺史二千石。及孝廉茂才。遷除者皆責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廉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段熲張溫。素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司徒崔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遂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親幸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好耶。其貪猥如此。尋起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充牣其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靈帝因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母帝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

第二十五節 宦官外戚之衝突六

靈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

隱與進故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疾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朝。之帝

未崩也。整頓。何進與諸常侍共執帝。遣進西擊。以稽行期。蓋皆為定策計也。

四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何后為太后。后。宛人。屠家女也。太后臨朝。改元

光熹。以大將軍何進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謀誅之。袁紹因進客

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信而

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顛。荀攸。及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

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

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

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

示進。庚午。進使中黃門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兄也。后與進權

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詈

曰。汝今輒張。梁猶也。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

五月進與三公共奏。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卽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和。何氏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洩漏。五營兵士皆畏服中官。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弟謂進及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卽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之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

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既集，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爲羌胡所留，不得行，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不奉詔，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尙書盧植皆諫，進不聽，泰退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遂棄官去。董卓聞召，卽時就道，且上書宣露其事，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中官和也。卓至澠池，漢南澠縣今河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

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耶？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等爲詔，以其黨樊陵爲司隸校尉。魏代許相爲河南尹。代王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

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闈。闈，即尚書門。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協，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復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遂引兵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殺者。宦，官也。此次之敗，以何進先殺蹇碩，典禁兵故也。紹因進兵排宮門，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穀門，北門。夜至小平津。津，名。今在河北。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惟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至雒舍止。雒，地名。在北。辛未，帝始得馬乘之。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苑，地名。在西北。遠見火光，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

聞帝在北。因與公卿迎帝於北芒阪下。帝猝見卓。恐怖涕泣。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以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改光熹爲昭甯。失傳國璽。驃都尉鮑信說袁紹曰。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董卓之入也。步騎不滿三千。及進與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兵於是大盛。遂萌異圖。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公欲廢嫡立庶。竊恐天下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曰。豈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畏紹世家。未敢加害。紹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言當廢帝。立陳留王。百官無復抗議者。甲戌。卓復會百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太后鯁涕。羣臣含悲。無敢言者。改元永漢。丙子。卓醜殺何太后。殺后母舞陽君。十二月。

復除光熹昭甯永漢三號。仍稱中平六年。自此以後。漢名號僅存。威福已失。天下崩潰。歷數百年。至唐而始定。所謂中衰之世也。此後漢外戚與宦官衝突之大略也。漢四百年之政治。大約宦官外戚方士經生四類人相起仆而已矣。

第三十六節 匈奴之政治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史記匈奴列傳以殷時始奔北邊。史記匈奴列傳蓋夏

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

史記匈奴列傳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史記匈奴列傳一曰堯時曰葷粥。周

曰獯狁。秦曰匈奴。史記匈奴列傳則淳維是匈奴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史記匈奴列傳

案引章昭說。案以上皆唐以前人說。其言未必可據。或彼族附會之以求

親於中國。或中國鄙夷之。以不齒於人類。均不可知。蓋桀為湯敗。奔於北野。其

南。非越北也。其族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

駝。今之驢。驘。牡。馬。牝。馬。所生。馱。馱。交。漢。子。也。驢。駝。野。馬。也。驛。駝。野。馬。也。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然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察漢書無姓也。惟無字耳。以上皆史記說漢書與之同。氏今內外蒙古之俗。春秋戰國之間。戎狄並興。往往與中國相雜。其後稍夷滅。前當即一族。詩言及獫狁者甚多。小雅采薇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又曰。豈不日戒。獫狁孔棘。小雅六月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此周時已通獫狁之證也。然其時獫狁。尙未强大。故無傳記之可考。獫狁可考之事。自冒頓單于始。當秦時。獫狁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會秦亡。中國大亂。秦所置戍邊者。皆去。於是獫狁得寬。後稍渡河南。與中國界。

第三十七節 獫狁之政治下

頭曼有子曰冒頓。後有愛闕氏。后說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

頓質於月氏。胡國名。此未從以前之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

冒頓盜其善馬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

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

射善馬，左右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冒頓知其衆可用，

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

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東滅東胡。今盛京西北西擊

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今山西也。北皆居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

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萬，自滄維

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久矣。至冒頓而匈奴最强，盡服從北夷。

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鞬氏。攣，連也。鞬，音擊。其

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號也。言其

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漢書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

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後漢書作四姓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國最大。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案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滋浩云西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躡林。史記匈奴列傳正義引顧師古說躡者遶林而祭也。詳卑之俗自古課校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乘驢。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也杖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倖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鳥之集。

年伊稚斜單于死。三在位十年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時孝武已南平越，東并朝鮮，西通西域，欲遂臣匈奴。烏維大恐，許入中國見天子，并質子。然卒不果。元封六年，烏維死。十在位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太初三年，兒單于死。三在位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勾黎湖爲單于。太初四年，勾黎湖死。一在位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太始五年，且鞮侯死。五在位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自伊稚斜以後，漢兵深入窮追數十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和親計。始元二年，狐鹿姑死。二在位十年命立其弟右谷蠡王，衛律漢將匈奴者等，擣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鞮單于。是時匈奴兵數困，國益貧，常欲求和親，而不肯先言。惟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至乃盡歸漢使者蘇武等，欲以諷漢。漢終不許，遂大舉入寇。漢兵又大破之，得脫者裁數百人。是時漢邊郡澆火候望精明，匈奴罕得爲寇。本始三年，漢約西域擊匈奴，匈奴人畜死傷，不可勝數。由是衰耗，於是丁令今西北攻其北，烏桓今遼東入其東，烏孫北境擊其西。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散。地節二年，壺衍鞮死。七在位十年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神

爵二年。虛閭權渠死。九在位顛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鞬單于。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立二年。凶惡不道。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皆怨。乃共立虛閭權渠子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共擊握衍胸鞬。握衍胸鞬敗。自殺。握衍胸鞬立三年而敗。時神爵四年也。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屠耆單于遂留居單于庭。是時匈奴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其後烏藉呼揭皆敗。各去單于號。并力共尊車犁單于。屠耆自將擊之。車犁敗。西北走。其明年屠耆復自將擊呼韓邪。兵敗自殺。呼韓邪遂居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其後屠耆從弟休旬王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後二年閏振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

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古先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能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卒從左伊秩訾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聞之。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時甘露元年也。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自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烏孫。烏孫欲媚漢。殺其使。送都護在所。郅支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昆堅丁令皆在今西北利遂留都堅昆。而南與烏孫爲敵。會康居王亦怨烏孫。乃迎郅支至康居。與并力攻烏孫。旣至。漢都護甘延壽陳湯所襲殺。而呼韓邪大懼。入朝。自此匈奴全境爲漢屬國。中國四鄰皆臣服矣。

第三十九節 匈奴之世系下

呼韓邪既事漢。數年之間。人衆轉盛。乃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會漢已誅郅支。呼韓邪大懼。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王嬙賜之。匈奴號之曰甯胡閼氏。邪言胡得之國以安。嬙也。史稱王昭君入宮。數歲。其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請

按庭令。未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宮女。失信。遂與匈奴。匈奴可韓邪歡喜。上書願影世。保蓋自漢。匈奴建始二年。呼韓邪死。十八年。子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纍若鞮單于。

鴻嘉元年。復株纍死。十年位弟且麤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元延元年。搜諧死。八年位

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綏和元年。車牙死。四年位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

若鞮單于。四年位子約次呼韓邪烏珠留時。王莽秉政。諷烏珠留爲一名。謂以一字爲名。此公羊太

經平儀也。莽之奸。經術故。狡之好。烏珠留乃更名知莽。又易單于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

匈奴單于章。烏珠留滋不悅。會西域諸國多叛漢。通匈奴。烏珠留乃謀叛漢。莽於

是分匈奴地爲十五國。十五韓那有欲招誘單于諸子立之。立數人。一爲孝單于。一

爲順單于。烏珠留聞之大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以得立。建國三年，乃大入爲寇。於是北邊復爲墟矣。建國五年，烏珠留死。位在

二十一年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居次，匈奴名也。稱云其名也。立呼韓邪子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咸

卽莽所拜爲孝單于者也。於是復與漢和親，而寇盜如故。莽乃改匈奴曰恭奴。單

于曰善于。烏累貪莽金幣，曲聽之。而寇盜仍如故。天鳳五年，烏累死。五在位弟輿立。

爲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呼都而尸立，與莽有隙。北邊由是敗壞。更始二年，漢

遣使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單于曰：匈奴本與漢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呼

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

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功也。當復尊我，終持不決。建武中入

寇尤深。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死。十在八年子烏達鞮侯立，爲蒲奴立單于。蒲奴

立二年，八部大人共議立呼韓邪孫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

禦北虜。光武許之。於是匈奴分爲南北。南匈奴事漢，北匈奴時叛時服，然皆微矣。

第四十節 南匈奴之世系

呼韓邪單于，又爲醯落尸逐鞮單于。既降漢，徙居於西河美稷。今山西陽縣西北漢爲設

中郎將副校尉擁護之。設有府從事并騎兵二千。弛刑徒五百人。衛護單于。歲給費一億九十餘萬。自後以爲常。單于亦遣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單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雁門。栗藉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於是匈奴之衆遂與漢族雜居。建武三十二年。呼韓邪死。九在位弟莫立。爲邱浮尤鞬單于。中元二年。莫死。一在位弟汗立。爲伊伐於盧鞬單于。明帝永平二年。汗死。二在位單于比之子適立。爲儻醯尸逐侯鞬單于。永平六年適死。四在位單于莫子蘇立。爲邱除車林鞬單于。數月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爲胡邪尸逐侯鞬單于。章帝元和二年。單于長死。十在位單于汗之子宣立。爲伊屠於閭鞬單于。章和二年。單于宣死。三在位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爲休蘭尸逐侯鞬單于。時北庭衰亂。南部將并北庭。竇太后許之。和帝永元元年。以竇憲爲大將軍。耿秉爲副。伐北匈奴。夏六月。憲等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單于至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降者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受山刻石頌功德。班固

爲銘焉。永元五年，單于屯屠何死。六在位單于宣弟安國立，以右各蠡王師子爲左賢王。國人不附，而愛師子。安國患之，與新降胡同謀殺師子。事覺，漢將問之。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其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閉曼柏城，不得入。安國舅骨都侯喜等懼，并誅，共格殺安國，而立師子爲單于。時永元六年也。至是新降胡不自安，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逢侯爲單于，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以光祿勳鄧鴻、越騎校尉馮柱、度遼將軍朱徽、烏桓校尉任尙，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杜崇與鄧鴻合追之，斬首四千餘級。任尙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降後元初中逢侯之類川單于師子立爲亭獨尸，遂侯鞬單于。永元十年，單于師子死。在位四年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氏尸，遂鞬單于。永初三年，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盡死，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九月，南匈奴合烏桓鮮卑入寇五原，與太守戰于高渠谷。漢兵

大敗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冬十一月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五營及邊郡兵及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雄夔擊南匈奴多莫鞬日逐王破之四年南單于圍耿种數月不克梁慍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在美稷內屬國都尉治之單于自將迎戰慍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遣龐雄梁慍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怖願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乃還抄漢人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者合萬餘人延光三年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鞬單于永建三年單于拔死在位四年弟休利立爲去特若尸逐就單于永和五年休利以不能制下爲漢所責自殺在位三年秋匈奴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大人爲寇漢兵出擊破之斬句龍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單于先在京師漢安二年天子臨軒自册立之遣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建和元年單于兜樓儲死在位五年居車兒立爲伊陵耶逐就單于熹平元年居車兒死在位十五年子某立其名失熹

平六年某死。六在年位子呼徵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擅斬之。詔以修抵罪。而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中平五年。各部反。攻殺羌渠。十在年位子於扶羅立。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畔之。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將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失利。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興平二年。於扶羅死。七在年位弟呼廚泉立爲單于。呼廚泉自以其先祖與漢約爲兄弟。遂冒姓劉氏。至孫淵。遂爲五胡之一。

第四十一節 北匈奴之世系

蒲奴立單于。既失南方之衆。仍居單于庭。然自顧衰弱不自安。建武二十七年。遣使求和親。光武不許。二十八年。復求率西域諸國朝見。光武仍不許。而賜之甚厚。永平八年。再求和親。顯宗許之。而南匈奴不自安。欲畔。密令北匈奴以兵迎之。漢乃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爲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新今蒙古鄂爾多斯黃河四岸以防二虜交通。北匈奴由是復爲寇鈔。永平十六年。大發兵討之。至涿邪山。圖在今土謝地是時北匈奴衰耗。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

而去。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方即匈奴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皮而還。優留既死，國人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永元初，為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止蒲類海。今羅布遣使款塞，漢立為北單于。即授璽綬玉劍，使中郎將衛護如南單于。永元五年，畔還北，自是遂不可知。案西書言晉時匈奴西徙，其酋遏底拉 *Attila* 稱霸於歐洲，其即北匈奴之苗裔歟。

第四十二節 西域之大略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西域二字始於西史，非僅指今新疆之勝關也。為漢校尉所屬者，漢所置統領西域官名，宣帝時改曰都護，元帝時又置曰都護，校尉掌屯田。

三十六國：一、婁羌國，二、樓蘭國，三、且末國，四、小宛國，五、精絕國，六、戎盧國，七、扞彌國，八、渠勒國，九、于闐國，十、皮山國，十一、烏秣國，十二、西夜國，十三、子合國，十四、蒲犁國，十五、依能國，十六、無雷國，十七、難兜國，十八、大宛國，十九、桃槐國，二十、休循國，二十一、捐毒國，二十二、莎車國，二十三、疏勒國，二十四、尉頭國，二十五、姑墨國，二十六、溫宿國，二十七、龜茲國，二十八、尉犁國，二十九、危須國，三十、焉耆國，三十

一姑師國三十二墨山國三十三劫國三十四狐胡國三十五渠犂國三十六烏

墨國三十六國索說類異此據徐松漢書西域傳補註下同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

國車師分爲前後國後國又分爲烏貪訾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

後國卑陸分爲卑陸後國之類至後漢又相餘併存者廿餘國其地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今伊

地西羌之北晉今西藏即今所謂新疆南路也南北有大山北房天山南爲新中央

有河水今塔里東西六千餘里其人或城郭或遊牧不一種孝武以前蓋屬役於匈

奴匈奴呼衍王領其地置僮僕校尉其種族素弱從古不能獨立不及胡與羌之

強悍孝武欲伐匈奴乃先開西域以斷匈奴與西羌相通之道於是西域諸國終

漢之世皆服屬於中國兩漢書述三十六國并三十六國以外之諸大國形勢頗

詳今特舉其大略而以今地證之如下蓋以東用徐松漢鈞元史遼文證補爲主憑

第四十三節 南道諸國

出陽關在今甘肅自近者始南漢書敘述之法先自葱嶺東南漸至葱嶺而

終曰媼羌國其地今已壁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五百隨畜逐水草不田

作地僻不當孔道西北曰樓蘭國為地今已淪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

二千九百十二人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民隨畜牧逐水草與婁羌同地當

漢人達西方大道西行七百里至末且國為地今已淪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

勝兵三百二十南行三日至小宛自末且以往皆城郭之國西南曰小宛國為地今已淪

為地今已淪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地僻不當孔道再西曰精絕國為地今已淪

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南行四日至戎盧國為地今已淪戶二

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地僻不當孔道再西曰扞彌國為地今已淪戶

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西行三百九十里至于闐扞

彌南曰渠勒國為地今已淪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于闐國為地今已淪

為地今已淪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勝兵二千四百人西行三百八十里至皮山國為地今已淪

為地今已淪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西南經烏秣國為地今已淪戶四百九

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山居田石壁間以手接飲累石為室有

懸度處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烏秣北為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此地在雙今立

洛爾察國之博 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西夜種與西域各國異類羌氏行國
隨畜 逐水草往來西與蒲犁接蒲犁國在葉爾羌之南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
 二千人西曰依耐國今英吉沙 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西
 曰無雷國今俄國西布 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凡蒲犁依耐無雷三國皆與西
 夜同種行國也北曰難兜國今英屬拔 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此為
 漢屬之至西境其西大月氏矣

◎ 第四十四節 北道諸國

大宛國今俄國 戶六萬口三十萬兵六萬人與安息同俗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
 至萬餘石至數十年不敗漢人因宛始得蒲桃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
 人皆深目多須髯桃槐國考地無 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休循國地無考此與桃
國之小 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民因畜隨水草故塞種也蓋種
今謂西 其東曰捐毒國今俄國 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其
 俗就水草故塞種也其東南曰莎車國今莎 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

七十三勝兵二千四十九人。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莎車西少北曰疏勒國。

什今略

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大

道。再東曰尉頭國。

什今烏

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其俗隨水草。再東曰姑

墨國。

完今蘇

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再東曰溫宿國。

宿今温

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五百人。再東曰龜茲國。

車今庫

戶六千九百七十。口

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再東曰烏壘城。

東今庫

車 戶百一

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都護所治也。東曰渠犂城。

刺今庫

車 戶百三十。口千

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其東曰尉犂國。

沙今略

刺 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

千十人。其北曰危須國。

爾今略

刺 沙 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再北曰焉耆

國。

爾今略

刺 沙 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焉耆西北曰烏貪訾離國。

車此

師後國 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其東曰卑陸國。

所分師

戶二百二

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其東曰卑陸後國。

所分師

戶四百六十

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

水今烏

齊 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

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二人。單桓國。在今齊水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勝兵四十五人。再

西南曰蒲類國。北今吐魯番所分之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

更西曰蒲類後國。所蒲類戶四百。口千七百。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西且彌國。今呼圖

帶馬姑師所分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東且彌國。師姑

分所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蒲類北曰覓國。今在壁戶九

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又北曰狐胡國。今爾之北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其

四、勝兵四十五人。其東南曰墨山國。今爾之北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其

東曰車師前國。今此魯番廣安城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

其西北曰車師後王國。所車師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

十。車師都尉國。廣安城東七十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車師後城

長國。北今壽台縣所分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以上皆為漢之屬

國。漢西域都護駐烏壘城。各國皆徧置吏焉。

第四十五節 蔥嶺外諸國

漢所屬之國。界雖盡此。而漢時風教所通。則其跡甚遠。孝武時張騫自烏孫今境伊

古游大宛至康居國。俄今新疆北境由康居至大月氏。月氏本在陽關外游牧。徙也

北至大夏境。擊大夏而臣之。大夏希臘種也。國於今阿富汗。在大夏見印竹杖及

蜀布。問安得此。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印今度之身毒在大夏東南。知其去蜀不遠

矣。乃謀出蜀求身毒。不得通。然漢因是開西南夷。騫又聞大夏之西南曰罽賓。曰

烏弋山離。皆今波地皆溫和。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以金銀為錢。烏弋山離西

與犁軒。舊說以犏非也。條支接。今波斯西南行可百餘日。可至條支。北轉而為安息。

今波斯東之阿薩朝。再北曰奄蔡。今俄屬高麗謂之酒國。然則西漢人之跡。蓋窮極亞

洲。而未至歐洲也。後漢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今歐洲古抵條支。臨

大海。今名阿波斯灣欲度海。而安息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日乃得

度。若還遲。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當時條支海道由波斯繞阿刺伯

羅馬故云。至英聞之。乃止。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今越南越

外。獻象牙犀角瑇瑁。於是歐亞乃通。而其道當即今日所通行之航路也。印後漢亦

始通見

第四十六節 漢第一次通西域

漢開西域。其謀發於張騫。元朔三年。張騫使西域歸。初。上欲擊匈奴。募能使大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塞。爲匈奴所得。留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歷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留大月氏歲餘。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匈奴內亂。乃得逃歸。騫初行。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騫還。言其所見聞。天子欣然以爲然。元鼎元年。漢兵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無匈奴。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招烏孫東徙。實渾邪王故地。以斷匈奴右臂。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然其言。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沿道有便。可遣之旁國。騫至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身毒。于闐。安息。及諸旁國。是歲。騫還。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是時內屬者三十六國。而匈奴與羌通之道絕。六年。以

公主嫁烏孫。期共滅胡。是時漢兵威遠及。單于益西北徙。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

安息以大鳥卵。

鳥之卵。今鮑島之卵。

及黎軒善眩人。

即幻術。唐文選張衡西京賦。頌列之有外國龍。受術。唐梯道人。之屬。大約如今日之外國。

獻於漢。而其他各小國。爭隨漢使。獻見天子。大宛多蒲萄。可以為酒。

此國。漢時見巴

有蒲萄酒。

天馬。

即花條馬。因漢書天馬歌。音虎脊兩被龍文。故知之。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傍極望。太初三年。漢

求天馬於大宛。大宛不予。又攻殺漢使。三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斬其王毋

寡。於是漢兵度葱嶺而西。四年。將軍李廣利還。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

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初。匈奴聞漢兵征大宛。欲遮之。畏漢兵。不敢當。即遣騎

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不通。漢軍正任文知之。即引兵捕得樓蘭王。王請徙

國內屬。上赦之。是時匈奴與漢爭樓蘭。元鳳四年。將軍傅介子擊樓蘭王安。斬之。

安。匈奴所立也。而更立漢質子尉屠耆為王。以兵戍之。西域之通始定。神爵三年。

匈奴內亂。日逐王降漢。乃以安遠侯鄭吉為都護。開幕府於烏壘城。漢之號令。行於西域矣。

第四十七節 漢第二次通西域

前漢時。孝武奪西域於匈奴。王莽之衰。四夷背畔。西域復屬匈奴。光武中興。西域諸國。頗有願服事漢者。屢請都護。帝謝未能也。後漢之開西域。自班超始。初。明帝永平十六年。使奉車都尉竇固伐匈奴。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甚備。後忽更疏。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待胡。悉會其吏人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曰。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遂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欲。超知其意。曰。掾雖不行。超獨何心。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王叩頭願屬漢。無二心。超還白固。固

大喜。上超功。帝乃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使超使于寘。於是超復與三十六人往。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兩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王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王乃遣其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已密知其狀。佯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王大驚。乃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年。至是乃復通焉。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勢。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擊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走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衆請殺兜題。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永平十七年十一月。竇固耿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破白山。山卽虜於蒲類海。卽涼羅布

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漢兵

先攻後王，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漢兵，脫帽抱馬足降。於是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陸爲都護，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化今州 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密今哈

第四十八節 漢第三次通西域

永平十八年春，北單于遣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車師，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堅守不下。至笮馬糞而飲之，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方有大喪，崩也 帝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恭與士卒推誠同生死，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上城，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鄴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建初元年，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今吐魯南 斬首三千

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王蒙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兵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時尙有二十六人。其後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恭至洛陽。拜騎都尉。於是悉罷戍。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於是西域再絕。超將發疏勒。舉國憂恐。曰。漢使棄我。我復爲龜茲所滅耳。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會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與尉頭連兵。超更還疏勒。捕斬反者。擊破尉頭。遂不復歸。建初五年。班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曰。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莫不向化。惟延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竊冀未便僮仆。死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以徐幹爲假司

馬將弛刑徒刑及義從行者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遂與超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官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宜遣使招撫，與共合力。帝從之。八年，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元和元年，帝復遣假司馬和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國。烏卽城遂降。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城名，額中，又作損中，其地無考。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章和元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聲言兵少不敵，莫若散歸于寘。從是而東，長史超時爲將亦於此西歸。

西歸疏

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使歸散言。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

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

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

域。永元二年，副校尉閻盤復襲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密今哈復取其地。車師震懼，前

後王各遣子入侍。月氏求尙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

萬攻超。超衆少，乃收穀堅守。謝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

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

之，持其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降漢。明年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是年冬，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元帝初

復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

與姚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

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永元六

年，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

王廣尉犁王汎等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也黑海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永元九年西域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第四十九節 漢第四次通西域

永元十四年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名昭據曹壽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詣貴人宗壽妹曹豐生獨作書中難之此始女學不傳之上書言之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班超既死西域諸國復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患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永甯元年春北匈奴率車

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太后乃以軍司馬班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以爲羈縻。勇。超之子也。延光二年。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班勇議不可。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出屯柳中。三年春。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步兵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永建元年。班勇更立車師後部。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將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擊匈奴。降其衆二萬餘人。生得單于從兄。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勇救之。單于引去。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是後無復虜跡。二年。時西域諸國皆服於漢。惟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

俱會焉者。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在十餘里山上。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遂降。朗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罰。自建武至此。三絕三通。陽嘉以後。復絕。遂不復通。越數百年。皆滅於突厥。

第五十節 西羌之概略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之案是說如後耳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海即雷地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樓蘭。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畜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故國無繆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鈔暴。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堪耐苦寒。同之禽獸。其種蓋界於匈奴與南蠻之間。上古卽與中國通。而臣服中國。商頌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也。春秋之世。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獯

邽冀之戎。在今陝甘二省之間。涇北有義渠之戎。渭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

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皆戎名。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在中國。與諸

夏會盟。至戰國時諸侯力征。諸戎悉為所滅。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汾隴。山之外

今之甘肅自是中國無戎寇。至東漢之季乃再為患於中國。至晉時遂為五胡之一。

第五十一節 前漢之西羌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剽女遇於野。剽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

羌人因以為俗。案此羌人自述其開國之神話。今之西藏人自述其始祖乃遂俱

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黃河。海河。東河也。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

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

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

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穆公霸西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

支河曲西疑有此西字數千里自此與衆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

種任隨所之或爲犛牛種越嶲羌是也今雲南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今四川

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甘肅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

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始矣案凡百五十種其見於史者曰薛牛種白

健故羌中號其後曰研種及匈奴冒頓強威服百蠻羌衆臣服匈奴武帝征伐四

夷北逐匈奴初開河西四郡四郡者一武威今甘肅涼州府四郡二張掖今甘肅涼州府

長城外數千里羌人震懼乃解仇詛盟則其多互相仇讐也攻金城今甘肅蘭州出

將軍李息大敗之漢始置護羌校尉駐臨羌今甘肅肅州持節統領焉自是臣服於漢

宣帝時復叛將軍趙充國平之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與多姐等七種寇隴

西將軍馮奉世平之從爰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

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燒當羌常爲諸羌之冠羌酋之世系惟燒當

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燒當羌常爲諸羌之冠羌酋之世系惟燒當

稍可述。其他則無聞焉。

第五十二節 後漢之西羌上

方王莽之篡也。諷諸羌獻西海地。海今青海因築西海郡。及燒當立孫滇吾立。會王莽敗。四夷內侵。滇吾亦率衆還據西海爲寇。建武中。屢寇中國。皆討平之。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湟南並皆富強。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卽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入大榆。海在東掩擊先零、湟南。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死。子滇吾立。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教以方略。爲其渠帥。滇吾屢寇中國。爲漢所破。滇吾及弟滇岸皆降漢。而滇吾子東吾復立爲酋豪。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建初二年。迷吾大敗金城太守郝崇兵。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悉與相應。未幾。爲車騎將軍馬防所敗。迷吾等悉降。元和三年。迷吾及弟號吾反畔。而爲隴西太守張紆所敗。皆退居河北。歸義城。章和元年。武威太守傅育追之。爲其所殺。迷吾既殺傅育。狙於邊利。明年復與諸種七千人入

爲寇隴西太守張紆擊迷吾斬之迷吾子迷唐向塞號哭與當煎當眞等解仇交
 質以五千人入寇隴西不利引還附落熾盛會張掖太守鄧訓以計離間之諸種
 少解而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
 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及聶尙爲校尉願以文德服之遣譯招迷唐迷唐還居榆谷
 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至廬落迷唐因
 遂反叛屠裂汜等以血盟詛永元五年校尉貫友擊迷唐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
 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渡師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
 賜支河曲八年大舉入寇漢諸道兵追之不能得明年謁者耿譚設購賞攜貳諸
 羌迷唐恐乃降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還大小榆谷迷唐
 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居不肯還校尉吳祉促令出塞種人更懷猜驚
 十二年遂復畔歸賜支河曲明年入爲寇大敗諸種互解迷唐遂遠踰賜支河曲
 依發羌是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漢擬夾河立三十四部屯田其地
 功已垂立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本節諸地名約皆在今甘肅
 青海之間每地未及詳考

第五十三節 後漢之西羌中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羌布在郡縣，皆爲豪右，吏民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右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促迫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遮邀，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鈔，斷隴道，羌衆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不得已皆赦之。漢始衰矣。是歲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屯漢陽以備羌。二年春，鄧騭至漢陽，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冀西。漢冀縣之西殺千餘人。梁慄自西域還至敦煌，詔謹留援諸軍，謹至張掖，破諸羌萬餘人，其能脫者十二三。進至姑臧。今甘肅武威縣羌大豪三百餘人詣謹降。冬，鄧騭使任尙率諸郡兵與滇零羌數萬人戰于平襄。今甘肅通渭縣尙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太后不得已詔

鄧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於是滇零乃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羌。斷隴道寇鈔三輔。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梁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寇三輔。卽引兵赴擊。連破走之。羌稍退散。參狼羌遂降。永初四年。先零羌復寇褒中。鄭勤與戰。大敗。死者三千人。勤等皆死。時羌旣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於是悉徙邊郡於內地。百姓不樂徙者。則刈其禾稼。發徹屋室。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杜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郡。未幾。杜習刺殺琦。而季貢亡徙滇零。滇零死。子零昌立。七年。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元初元年。秋。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板楯蠻。救之。號多走還。侯霸馬賢與戰於枹罕。河今甘肅破之。冬。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撫諸羌。號多等率衆降。賜以侯印。還治令居。玉門時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

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今甘肅金縣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杜季貢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收羌禾稼光遂深入爲羌所圍鈞不救十月光等敗沒死者三千餘人鈞遁還龐參亦稱疾引還皆徵下獄鈞自殺時梁懂亦坐事抵罪詔皆赦之復以任尙爲中郎將代班雄虞詡說尙曰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漢兵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屯兵二十餘萬而無功也今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追數千之虜何爲不可尙卽上言用其計太后遂以詡爲武都太守詡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甚盛詡以奇策擊諸羌大破之賊衆由是解散詡乃築營壁招流亡賑貧民開水運一郡遂安元初三年征西校尉任尙破先零羌零昌於北地斬首七百餘級殺其妻子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任尙遣人刺殺杜季貢九月任尙復遣人刺殺零昌十二月任尙與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鄧遵募上郡全無種

羌刺殺狼莫。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時羌患暫已。而麻奴等自以燒當世嫡。馬賢等撫卹未至。頗怨望。建光元年八月。燒當羌麻奴號多復叛。馬賢將先零種擊之。不利。燒當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寇武威。賢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人。其豪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馬賢追擊麻奴。至湟中。破之。種衆散遁。未幾。麻奴將種衆詣漢陽太守耿种降。麻奴弟犀苦立。永建元年。馬賢擊種羌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以上

羌切中永和五年。且凍傳難羌復反。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郡兵十萬。屯漢陽。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饌。兒子侍妾。處處留滯。六年春。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在今甘肅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寇鈔遂及三輔。燒園陵。殺吏民。時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江湖之民。羣爲盜賊。青徐飢荒。襁負流散。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酋豪泣血。驚

怖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而黃巾之亂作矣。

以上爲永和之末羌變。

第五十四節 後漢之西羌下

西羌之患。亘安帝順帝兩朝。至桓帝時。竟爲段熲所滅。然羌滅未幾。而漢亦大亂。則羌禍深於匈奴西域也。桓帝延熹二年。燒當燒何當煎勒姐八種羌。寇隴西金城。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斬其豪酋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三年。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段熲追之。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河在甘肅西州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衆而還。延熹八年。段熲擊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先零入寇。當煎諸種復反。段熲大破之。西羌遂定。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問其策於段熲。熲上言曰。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都凡用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永服。內徙郡縣。得返本土。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錢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錢八十餘億。

耗費若此。猶不盡誅。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無甯日。帝從其言。建

甯元年。頌將兵萬餘。齎十五日糧。從彭陽原今甘肅東縣至高平原今甘肅固原。與先零羌戰

於逢義山。高未詳當在虜兵盛。頌令軍中張鑱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

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

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頌再將輕兵追羌出橋門。

名谷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海或謂奢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甘肅

朔甯縣羌遂大敗。秋七月。頌至涇陽。在今甘肅平涼縣餘寇四千。悉散入漢陽山谷。張

奐忌其功。上言頌性輕果。負敗難常。即盡誅之。必致災異。以招降為便。頌復上言。

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是

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臣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願卒斯言。一以任

臣。段頌所言即所謂民族主義也。如用其策必無五胡之亂。明年。段頌擊諸羌於凡亭山。在今平涼府破之。羌衆東

奔。復聚射虎谷。在涼平涼府分兵守谷上下門。頌欲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遂於西縣

南百二十里。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遣司馬田晏夏育等。將七千

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兩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謁者馮禪又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時靈帝建甯二年也。於是諸羌悉平。頰前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第五十五節 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有昔女子流於邊水有三兒歸而委之入足問其才

自立為夜郎

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

將兵衛江上味王巴

滇以兵賊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

自滇以北

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髻。

耕田有邑聚。其外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楚今維南名為嶠昆明。皆編髮。隨畜移徙。

亡常處。亡君長。地方數千里。自嶠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

移徙。在蜀之西。自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古時不通中國。自莊躋王滇池。秦嘗通其道。頗置吏。漢興棄此國。惟巴蜀

民常竊出行賈。南粵頗屬役之。至孝武事南粵。建元六年。番禺令唐蒙上言。請開夜郎以制粵。乃拜蒙中郎將。使夜郎。夜郎聽約。乃置犍爲郡。今四川及嘉州四遠尋拜司馬相如中郎將。通邛笮冉駹。置一都尉。十餘縣。數歲道不通。蠻夷數反。士卒多死。乃廢之。及元狩元年。張騫言。可從西南夷通身毒大夏。乃至滇。而使者閉於昆明。不得通。會漢已平南越。使中郎將郭昌衛廣誅且蘭。遂平南夷。置牂柯郡。設今以邛都爲粵嶓郡。今雲南笮都爲沈黎郡。在今四川嘉定冉駹爲文山郡。今四川白馬爲武都郡。今四川於是滇王舉國降。以其地爲益州郡。今雲南至光武開哀牢夷。乃置永昌郡。今雲南

第五十六節 南粵

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今廣西南海。今廣東象郡。今法屬以謫徙民與越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屬以後事。囂死。佗爲尉。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祖已定天下。中國罷勞。未遑問也。十一年。遣陸賈

立陀爲南粵王，與剖符通使。高后時，以漢禁粵關市鐵器，陀乃自尊爲南武帝，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使陸賈諭之，陀乃奉詔稱臣。至孝武建元四年，陀孫胡爲南越王，立十餘年死。子嬰齊嗣立，嬰齊死，子興立。元鼎四年，漢使人促興入朝，王及太后將行，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得衆心，愈於王。有畔心，王及太后亦欲倚漢使者誅嘉，相持數月。天子聞之，遣韓千秋以二千人往，嘉遂反，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太后爲邯鄲氏又與使者亂，漢少季安專欲降漢，亡顧趙氏社稷，乃與人攻殺太后王，及漢使者，更立建德爲王，以兵擊滅韓千秋。元鼎五年，漢遣路博德、楊僕等五將軍伐粵，斬建德及呂嘉，以其地爲儋耳州，儋耳今嶺南珠崖州，珠崖今瓊州南海州，南海今廣蒼梧州，蒼梧今梧州鬱林州，鬱林今梧州合浦州，合浦今廣西交趾北，交趾今越南九真，九真今越南日南，日南今越南九郡。

第五十七節 閩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閩中今福建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漢五年復

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孝惠三年，更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南今浙西一號曰東甌王。後數世。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許之。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甌請舉國內徙，乃處之江淮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以上聞，上遣王恢等伐閩粵。閩人恐，殺其王郢以說漢。乃立無諸孫丑爲王。而王郢弟餘善以殺王郢有功，漢立之爲東粵王。與丑並處。孝武元鼎五年，漢遣擊南粵。餘善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明年，乃發兵距漢。餘善自立爲武帝。漢遣楊僕、韓說等四將軍伐之，斬餘善，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粵地遂墟，不復置郡。

第五十八節 朝鮮

朝鮮。今朝鮮北境及盛京東南境及自箕子受封，傳世四十有一。至箕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準而自立，爲朝鮮王。役屬番真。今滿洲與京之地臨屯。今朝鮮江陵府傳至孫右渠。漢諭以入朝，不從。武帝元封元年，使揚僕、荀彘等擊之。朝鮮殺右渠以降。漢以其地爲番真、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北方扶餘、種族、漸南進，建國號高句麗。南方有馬韓、弁韓、辰韓。三國號新羅。高句麗一族，亦南略地，號

百濟其他樂浪帶方馬韓任那並殲滅遂爲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焉。

第五十九節 日本

倭在三韓大海中。經此山海秦漢時中國已知之。至後漢乃通使命。有三十餘國。後漢書稱樂浪郡。平安高麗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之東。與珠崖儋耳相近。此實甚誤。惟稱其土宜禾稻麻苧蠶桑。氣候溫暝。冬夏生菜茹。則頗相合。又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此皆日本當時之部落。至稱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於是共立爲王。則彼之神功王后也。案日本自稱古有天神七代。地神五代。而後爲神武天皇。又九世。徐福率童男女來居熊野浦。又五代。乃及神功王后。足名媛則正中國建安時矣。與前漢書合。至於日本國事。近人皆知之。本編不復述。但述其事之始見於我古書者如此。

第六十節 儒家與方士之糅合

鬼神術數自古分流。至春秋之季。而有老孔墨三家。同時各有所發明。其賢於古

說明矣。然於古說未能盡去也。至秦乃皆折而入於上古鬼神術數之說。非諸家弟子之不克負荷也。蓋其初祖創教之初。卽不能絕古說之根株。譬如草子。藏於泥中。一遇春日。便卽發生。更無疑義。故三家數傳之後。諸弟子不欲保存其教。則已。欲保存焉。非兼采鬼神術數之說。不可也。一既采之。則曾不逾時。已反客而爲主。所存者。老孔墨之名稱而已。觀秦漢時之學派。其實幹有三。一儒家。二方士。三黃老。一切學術。均以此三者離合而成之。述其概略如下。方士之說。內丹始見於屈原。外丹始見於鄒衍。而後皆併入孔教。屈原遠游。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星辰兮。羨韓衆之得一。略中滄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羸穢除。略中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其說與丹經無異。而不涉於儒。屈原賦二十五篇。無言孔子者。至魏伯陽則言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是方士內丹與儒相雜矣。而外丹之說。則其始卽與儒不分。史記以鄒子與孟

荀同傳。殆儒家者流也。而封禪書曰。鄒子之徒。論著始終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是方士外丹與儒相雜也。秦本紀三十二年。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常勿遇。類物以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上所居。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略中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略中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隕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

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此諸生與方士合。一也。三十六年。使博士爲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弦歌之。此諸生與方士合。二也。三十七年。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此諸生與方士合。三也。雖然。此猶得曰偶然耳。再以西漢各經師之說證之。說文。魃。鬼服也。韓詩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魃服。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鄭交甫漢臯臺下。遇二女。諱其佩。二女與佩。交甫懷之。循探之。卽亡矣。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鄭交甫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七發注。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謂漢神也。韓詩外傳。又載子夏之言曰。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此治詩者合方士之說也。漢書李尋傳。治尙書。獨好洪範災異。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略中而李尋亦好之。略中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略中哀帝爲改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是治書者合方士之說也。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讀之。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是治穀梁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晉葛洪抱朴子論僊篇。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李少君漢武時方士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云云。其事甚怪。然以證春秋繁露所列求雨止雨之法。暴巫聚蛇埋蝦蟇燒雄雞老豬取死人骨燔之等法。則仲舒之學實合巫蠱厭勝神仙方士而一之。是治公羊春秋者合方士之說也。至於易道陰陽。更與方士爲近。而道人之名。卽起於京房之自號。漢書京房傳禮家封禪。申公公玉帶之倫。莫能定其爲儒生爲方士。更無論焉。史記封禪書蓋漢儒之與方士不可分矣。其所以然之故。因儒家尊君。王者之所喜也。方士長生。生者亦王者之所喜也。二者既同爲王者之所喜。則其勢必相妬。於是各盜敵之長技。以謀獨擅。而二家之糅合成焉。然諸儒皆出荀子。漢書申公傳。事齊人浮邱伯。受詩。鹽鐵論。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是魯詩荀子之傳也。韓詩僅存外傳。源

流不可考。然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四。是韓詩荀子之別子也。書出於伏生。伏生故秦博士。李斯既焚詩書。禁異說。李斯之焚書如今。教皇之禁書始。新舊約以必不容有非荀派者。廁其間。是亦可臆度其爲荀子之傳也。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傳及詩於魯申公。是穀梁春秋荀子之傳也。既同爲荀子之傳。荀子法後王。拒五行。非子而諸人法黃帝和方士。何相反若是。不知此非相反也。實承荀子之意者也。荀子仲尼篇。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略中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如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荀子雜文從王念孫又臣道篇。事暴亂君。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言其所短。夫爲經師者。以守死善道。教後生。尙恐其不聽矣。既以固寵無患。崇美諱敗。爲六經之微旨。則流弊胡所不至。荀子死於秦前。幸耳。荀子而生秦皇漢武之世。有不爲文成五利者乎。雖然。此亦孔子尊

君重生之極致。有以致之也。於漢儒何尤。於荀子何尤。

五行英異之說。是相。子本有不得謂變相。

第六十一節 黃老之疑義

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案黃老之名。始見史記。申不害傳。韓非傳。曹相國世家。陳丞相世家。並言治黃老術。史記以前。未聞此名。今曹陳無書。申不害書僅存。韓非書則完全俱在。中有解老喻老。其學誠深於老者。然絕無所謂黃帝揚言。

上下一日百戰。餘引黃帝數條。不足為師承之證。惟韓非不信時日卜筮。引長生不死藥。是謂老子正傳。然則黃老之名。何從而起。吾

意此名必起於文景之際。其時必有以黃帝老子之書。合而成一學說者。學既盛行。謂之黃老。日久習慣。成為名辭。乃於古人之單治老子術者。亦舉謂之黃老。史記孝武紀。寶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封禪書同。儒林傳序。寶太后好黃老之術。申公傳。寶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轅固生傳。寶太后好老子書。漢書郊祀志。寶太后不好儒學。轅固傳。寶太后好老子書。外戚傳。寶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老子書。尊其術。寶太后者。其黃老學之開祖耶。孝文本治老子術。代王之獨幸寶姬。非以色進也。學術同也。惟其學說不傳。僅於史記漢書之儒林

傳載轅固生與黃生爭湯武受命之事。夫以兩教之大師，爭其宗教於帝者之前，則所爭宜必爲其宗之宏綱鉅旨。今觀黃生所言，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二語直以湯武受命爲不然，而黃帝固親滅炎帝者。黃生之言，已與黃帝不合，而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何冠履之足云。黃生之言，又豈與老子有合也。且又何以謂之家人言也。攷史記自序，太史公學道論於黃子，是司馬談者黃生之弟子也。今觀談所述六家指要，歸本道家，此老學也。而其將死則執遷手而泣曰：其命也夫。其命也夫。此黃學也。黃生者，貴無而又信命者也。故曰黃老也。漢時民間盛行壬禽占驗之術，皆謂之黃帝書。今所傳黃帝龍首經、黃帝金匱玉衡經、黃帝元女經，子名見於抱朴子書在道藏備列占歲利、月利、嫁娶、祠祀、天倉、天府、日遊、婦人產、吏遷否、盜賊亡命、六畜、囚繫、遠行、架屋宅舍、田蠶、市賈、馬牛、豬犬奴婢、製新衣、子弟事師、怪祟、惡夢、死人魂魄、出否、葬、風雨、入水渡江、往來信、諸家庭瑣屑事，而其書有功曹、廷掾、外部吏、五曹、對簿、王者、諸侯、將軍、卿相、二千石、令長等言，皆漢時名物。是必漢時民間日用之書也。黃老學者，卽以此等書而合之老子書，別爲一種因循詭

隨之言。其與轅固所爭湯武事。直以此阿諛君主。以求其勝耳。及遭轅固之詰而詞窮。則口辯亦非所擅。故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注。家人言。僮隸屬。猶今之常語云。此奴隸之語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猶今之常語云。安得新學僞經考。戊戌變政記之說乎。惟使轅固入圈擊豕。窘人之法。未免太奇。或占書云。此日不宜擊豕。故太后有此命。及豕應手而倒。而太后乃默然耶。總之黃老之學。決非純乎老派。今日存疑可也。

第六十二節 儒家與方士分離即道教之原始

西漢之世。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林傳此所謂今文之學也。今文者。古者經術。口耳相傳。不載竹帛。至漢乃以文字寫之。其所用即當時之文字。故謂之今文。西漢經師所誦習者。如此而已。西漢之季。新室之時。乃有費直之易。孔安國之書。毛公之詩。河間獻王所獻之周官。左氏春秋。林傳此所謂古文之學。古文者。謂得山巖屋壁之藏。古人所手定。非今

人之本也。於是儒術中有今文古文之爭。自東漢至國初，皆用古文學。當世幾無知今文爲何物者。至嘉慶以後，乃稍稍有人分別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學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學。本編亦尊今文學者，惟其命意與國朝諸經師稍異。凡經義之變遷，皆以歷史因果之理解之，不專在講經也。今文經之傳授，雖甚分明，而其師說則不免有所附會。此其故上文已言之。古文經之傳授，其僞顯然。今以歷史因果之理推之，即可得其僞經之故。案王莽居攝時，天下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乃詔非五威將所言者悉禁之。漢書王莽傳蓋讖諱盛於哀平之際，王莽藉之以移漢祚，已既爲之，則必防人之效已。此人之常情也。故有宜絕其原之命。然此時符命之大原，則實由於六藝。見前六藝爲漢人之國教，無禁絕之理，則其爲計，惟有入他說以亂之耳。劉歆爲莽腹心，親典中書，必與聞莽謀，且助成莽事，故爲莽雜糅古書，以作諸古文經，其中至要之義，即六經皆史一語。凡古學經說皆學

不音神怪至鄭玄乃探合今文古蓋經既爲史，則不過記已往之事，不能如西漢

之演圖比讖。預解無窮矣。而其結果。即以孔子之宗教。改爲周公之政法。一以便篡竊之漸。一以塞符命之源。計無便於此者。然以當時六藝甚備。師法甚明。必不能容不根之說。忽然入乎其間。於是不能不創言六經經秦火。已脫壞。河間獻王魯恭王等。得山巖屋壁之藏。獻之王朝。藏之秘府。外人不見。至此始見之云云。故秦焚書一案。又爲古文經之根據也。所以秦焚書之案定。而古文經之真偽亦明。案漢書儒林傳叙云。始皇兼天下。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矣。漢書中引此者甚夥今此一條。今攷史記稱李斯學帝主之術於荀子。知六藝之歸。李斯傳是斯固爲儒家之大宗。始皇果絕儒生。何以用斯爲丞相。又博士之官。數見於秦代。秦令曰。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史記秦本紀始此爲博士之書不燒之證。蕭何入關。收秦丞相御史府圖書。史記蕭相世家卽此也。然則始皇所坑者。乃轉相傳引之四百餘人。所焚者。民間私藏之別本耳。其餘固無恙也。況始皇焚書坑儒。在三十四年。下距秦亡。凡五年。距至漢興求遺書。不過二十餘年。經生老壽。豈無存者。孔甲可以抱其禮器而奔陳涉。史記陳涉世家司馬遷可以觀孔子之車服禮器。史記

世孔子家子

則古人文物彬彬具在。斷無六藝遂缺之事。何必二百年後待之山巖屋壁哉。所以當歆之時。士大夫頗非其說。師丹謂歆非毀先帝所立。漢書公孫祿謂

國師公顛倒五經。漢書王非傳案此即指詩書禮樂易。范升謂費氏易左氏傳無

本師。而多違反。范後漢書亦皆集矢於劉歆也。然歆等挾帝王之力。以行儒術。其勢

甚順。且由神怪以入於簡易。尤順乎人心之理。其勢遂不得不行。惟其時學說初

開。高材之士則聞之。而里巷中人。尚墨守其祿祥之舊說。光武中興。尚斤斤以赤

伏符為天命。光後漢書而桓譚之流。曾從劉歆揚雄游者。遂毅然不信之。桓譚傳自

此以來。上下分為二派。國家官書。則仍守讖緯。東京大事。無不援五行災異之說

以解決之。然視為具文。不甚篤信。災異策免三公。不過外戚宦官排擠士夫之一

捷法耳。太學清流。皆棄去讖緯之說。而別有所尚。桓靈之際。黨錮諸公。致命遂志。

固無一毫讖緯之餘習也。雖然。鬼神術數之事。雖暫為儒者所不道。而此歡迎鬼

神術數之社會。則初無所變更。故一切神怪之譚。西漢由方士并入儒林。東漢再

由儒林分為方術。於是天文風角河洛風星之說。乃特立於六藝之外。而自成一

家。後世所相傳之奇事靈跡，全由東漢人開之。今舉創見於後漢而爲後世小說家所祖述者數條於此。以舉一而例萬。郭憲在雒陽，從駕南郊，知齊國失火。傳郭憲此小說所謂知千里外事也。王喬爲葉令，朔望日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候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寫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傳王喬此小說所謂騰雲駕霧也。費長房曾爲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旦日，翁乃與長房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此小說所謂幻境也。長房遂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竿，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卽長房形，以爲縊死。此小說所謂以物代人死也。翁與長房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來撫之，曰：子可教也。後使食糞，糞中有三蟲，穢特甚，長房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此小說所謂仙人試人心也。長房歸來，自謂去家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此小說所謂仙人

一日世上千年也。汝南有魅，僞作太守章服，長房呵之，卽成老鼈。長房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此小說所謂精怪也。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外數處焉。此小說所謂分身法也。房與穎川太守史祈，以劉根爲妖妄，謂之曰：「促召鬼使，太守目覩，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見祈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劉根此小說所謂召亡靈也。解奴辜張韶，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李暉此小說所謂隱身法也。及張道陵起，衆說乃悉集於張氏，遂爲今張天師之鼻祖，然而與儒術無與矣。

第六十三節 佛之事略

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脩浮圖道，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

其道者。案此為中國通天竺信佛教之始。梁慧皎高僧傳云。明帝夢金人飛行於庭。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攝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騰譯四十二章經。騰所住處。今雒陽雍門白馬寺也。與范曄之說相似。其餘諸家。大率相類。至於佛之事實。經論所述。異同千百。今以慈恩宗之說為主。而以近得西人之說補之。取慈恩宗者。為其為中國最後最精之譯本也。案佛生於印度。劫比羅伐窣堵國。其時印度分教百小國。劫比羅伐窣堵國中。印度小國也。其生卒年月。頗不可詳。或曰去今此引唐釋玄奘西域記。說一千三百餘年。千二百餘年。或言千三百餘年。或曰千五百餘年。或曰已過九百年。未滿千年。晚近西人。則謂佛約先耶穌六百年生。案耶穌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上距孔子生凡五百五十一年。然則佛當與孔子並世。而早於耶穌。兩皆五六百年。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其信然耶。佛為劫比羅伐窣堵國國王淨飯王之長子。為刹帝利種。即漢書所母基摩訶摩耶夫人。以三月八日。或云三月十五日。生佛於臘伐尼園之無憂華樹。命名曰喬答摩。至年十九。或曰二十九。見人有生老病死之苦。乃於三月

八日。或曰三月十五日。踰城出家。住森林中。薙除鬚髮。去寶衣纓絡。著鹿皮衣。祇其親戚五人隨之。依阿羅藍迦藍婆羅門。修生無所有處定。又依鬱頭藍婆羅門。修非想定。苦行六年。乃至尼連禪河畔。菩提樹下。以三月八日。或曰三月十五日。成等正覺。時年三十五歲矣。於是佛乃周流印度諸國。坐道場。轉法輪者。四十餘年。最後至拘尸耶揭羅國。阿特多伐底河畔。沙羅樹林中。以三月十五日。入無餘涅槃。時年八十歲。此佛一生之歷史也。佛入涅槃後。其弟子阿難。集素咀纜藏。優波釐集毗奈耶藏。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是爲上座部。皆佛大弟子所集也。其餘凡聖。復集五藏。除前三藏外。有雜集藏。禁呪藏。是爲大衆部。

第六十四節 佛以前印度之宗教

佛教精深。當別爲一科學。本書所不及言。然此教既與中國社會成最大之關係。則亦不得不略言之。但欲言佛所立之宗教。必先明佛以前印度之宗教。亦猶欲言孔子之宗教。必先明孔子以前中國之宗教也。案印度居中國之東南。東南西三面距海。北背雪山。印度之名。譯言月也。其種人分爲四類。

一、婆羅門種。淨行也。守道居貧。潔白其操。與今種狀

二、刹帝利。王種也。奕世君臨。仁恕為志。之即塞漢種

三、吠舍種。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此亦種外

四、戌陀羅種。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此即土人與

據阿含部經。謂此四種人。皆從梵天生。謂大梵天。度梵教。所祀也。一切第一種從梵口生。

第二種從梵肩生。第三種從梵臍生。第四種從梵足生。故此四種人。貴賤不同。執

業亦異。不相婚姻。不相往還。此婆羅門人。自尊卑人之詞。猶中國自命為上帝所

生。而以別族為犬羊所生也。印度梵文。婆羅門人。自以為梵天所傳。其後有四吠

陀之書。婆羅門人亦自以為梵天所製也。

一、阿由吠陀。華言曰壽。謂養生繕性。

二、殊夜吠陀。華言曰祠。謂享祭祈禱。

三、婆磨吠陀。華言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

四、阿達婆吠陀。華言曰術。謂異能技數梵咒醫方。

論其學說分二十五諦其學說與佛最近

自性(一)

大(二)

我慢(三)

五大(地(四)水(五)火(六)風(七)空(八))

數論二十五諦

五唯(色(九)聲(十)香(十一)味(十二)觸(十三))

五知根(眼根(十四)耳根(十五)鼻根(十六)舌根(十七)皮根(十八))

五作根(舌根(十九)手根(二十)足根(二十一)男女根(二十二)大遺根(二十三))

心平等根(二十四)

神我(二十五)

吠世史迦派者。成劫之初。人壽無量。外道出世。名嗚露迦。此云鴝鵒。晝避聲色。匿跡山藪。夜絕視聽。方行乞食。時人謂似鴝鵒。因以名也。又名羯拏僕。羯拏云米。僕云食。先為夜遊。驚他婦稚。遂收場確糠粃之中米齊食之。故以名也。時人號曰食

米齊仙人亦云吠世史迦。此翻爲勝。造六句論。諸論罕近。故云勝也。或勝人所造。故名勝論。舊云衛世師略也。師將入滅。但嗟所悟。未有傳人。後住多劫。得婆羅門名摩納縛迦。此云儒童。其儒童子名般遮尸棄。此言五頂。頂髮五旋。頭有五角。故經無量歲。俟其根熟。後三千年。仙人往化之。五頂不從。又三千年。化之。又不得。更三千年。仰念空仙。仙人應時。迎往山中。說所悟六句義。後其苗裔名爲惠月。更立十句。其學說名勝宗十句義。其學說去佛稍遠。

一實九種 (一)地 (二)水 (三)火 (四)風 (五)空 (六)時 (七)方 (八)我 (九)想

二德二十四種

(一)色 (二)味 (三)香 (四)觸 (五)數 (六)量 (七)別體 (八)合
 (九)離 (十)彼體 (十一)此體 (十二)覺 (十三)樂 (十四)共
 (十五)欲 (十六)瞋 (十七)勤勇 (十八)重體 (十九)彼體 (二)
 十)潤 (二十一)行 (二十二)法 (二十三)非法 (二十四)聲

三業五種 (一)取業 (二)捨業 (三)屈業 (四)伸業 (五)行業

四同

五異

六和合

勝宗十句義

七有能

八無能

九俱分

十無說五種(一)未生無(二)已滅無(三)更互無(四)不會無(五)畢竟無

昵隄陀弗咀囉派者。謂有外道。名昵隄陀弗咀囉。翻為離繫子。苦行修勝因。名為離繫。露形少羞恥。亦名無慙。本師稱離繫。是彼門徒。名之為子。其學說為十六諦。其說主苦行生天。為婆羅門之舊說。而耶穌實近之。去佛最遠。

尼隄子十六諦

開慧八

天文地理(一)
祿數(二)
醫方(三)
咒術(四)
四吠陀(五至八)

修慧八

修六天行(一至六)
事星宿天(七)
修長仙行(八)

其後分為六種苦行外道。皆昵隄陀弗咀囉派也。

一、自外餓道。謂外道修行。不羨飲食。長忍飢虛。執此苦行。以爲得果之因。

二、投淵外道。謂外道修行。寒入深淵。忍受凍苦。執此苦行。以爲得果之因。

三、赴火外道。謂外道修行。常熱炙身。及熏鼻等。甘受熱惱。執此苦行。以爲得果之因。

四、自坐外道。謂外道修行。常自裸形。不拘寒暑。露地而坐。執此苦行。以爲得果之因。

五、寂默外道。謂外道修行。於屍林塚間。以爲住處。寂然不語。執此苦行。以爲得果之因。

六、牛狗外道。謂外道修行。自記前世。從牛狗中來。卽持牛狗戒。齧草噉污。唯望

生天。執此苦行。以爲得果之因。

此三種外道。爲一切外道之大宗。其他各宗。皆此三宗之一義也。釋典中可考見

者。凡二十餘派。皆瑣屑不足道。所謂九十六種者。乃六師各有十五弟子。以六乘

此三宗之說。盛行於印度。其學理亦層遞而進。漸近於佛。佛初出家。亦修其說。後

中國歷史教科書 第二篇 第一章 一百七十一

乃彙通其說而修改之。案四吠陀宗旨，言人當事天耳。呢犍陀弗咀囉，則明生天之道。可以我力成之。吠世史迦，則又知一切皆以我之業力。與外境離合而成。僧佉，則更明除我之外，別無境界。其學說相引而上，如曲綫然。至佛乃并我見破之。遂達宗教之至高點矣。故非有佛以前印度之宗教，不能有佛教也。佛教與婆羅門別異之處，說至精深，不易明晰。今以淺語蔽之，則諸家皆有我，佛教言無我而已。我字之界說亦甚繁，欲知其詳，至於佛教學說，入中國後，分爲三大支：一曰顯教，攝摩騰始傳之；二曰密教，金剛智始傳之；三曰心教，菩提達摩始傳之。三支又分爲數十家。第三册唐代時，當詳說之。此舉佛以前之教而已。

第六十五節 文學源流

人亦動物之一耳，而度量相越。至於如此者，則以人有語言也。有語言之後，又不知幾何年，乃有文字，及有文字，而智識乃不可量矣。中國立國之基，尤以文辭爲重要。故中國文字辭章之源委曲折，學者不可不略知之。惟其事太繁，古人各有專書，以論其術。當世識者亦多，學者若欲深明此事，當爲專門之學。本書所述，祇

舉文辭與社會相連之大概而已。可分四端論之。一文字之原。二作書之具。三文章之體。四文辭之用。

一文字之原者。案古書皆言黃帝史倉頡始作文。水如大馬草其後形聲相益。卽

謂之字。如一切有叙。旁然包犧作十言之教。六經成八卦卽爲古文。聖度是黃

帝以前中國已有文字。而包犧所畫八卦。絕類巴比倫之尖筆文。倉頡所造諸文。

又絕類古埃及之象形書。二種文字。截然各異。而相隔數千年。其一種所轉變耶。

其起原各不相蒙耶。今日地學未興。金石未出。不能知也。中國文字之可攷者。自

周始。周禮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

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

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五曰轉注。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

長是也。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篆字本義爲引筆而著於竹帛。因字斯所作。謂爲

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如許是然。以自

未嘗一遇漢下之醫者周之盛時實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

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謂統

倉之三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時天下事繁嫌篆書不便始皇又

使下杜程邈作隸書以趣約易隸書者謂有捷省自此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符刻上於符四曰蟲書蟲書以書諸信五曰摹印六曰署書封檢七曰殳書兵器

八曰隸書漢興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解散隸體創作艸書各字相連者謂之艸

不連者謂之章與今隸人楷書即者章王莽頗改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謂為孔子

二曰奇字則古文之三曰篆書篆即小四曰左書篆即篆五曰繆篆篆即篆六曰鳥蟲書篆即

綜三倉與武帝時司馬相如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成帝時將作

大匠李長元尚篇平帝時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後漢安帝

時大尉南閣祭酒許慎作說文解字分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於是天

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蛇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後人所以

能知古人製文字之原者賴有此也今觀說文不僅可想見古人之社會如何并

可攷見漢以後中國學問之日退。蓋學問愈密。則所用之名愈繁。說文所載名物多至九千。而今日所通行者。不過二千餘字。已足供人事之用。則今不若古可知矣。說文

二作書之具者。古人作書之具。大半皆取資於竹。故知古時北方為產竹極多

之地。篆前見籀也。籀也。篇也。籍也。簡也。范簡注也。篋書也。符也。策馬編也。其字無不

從竹。蓋古人箸書。皆削竹為策。以皮或繩聯之。而箸書其上。晉太康二年。汲縣民

不準盜發古冢。得竹簡書。皆素絲編。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晉書

此猶可見古書之製也。孔子世家。以此等竹簡。而書以大篆。其弊有五。

為之不易。多費時日。一也。所費不資。貧者莫辦。二也。遷徙極難。易遭兵火。三也。竹

質脆溼。易於朽蠹。四也。書既名貴。學者遂稀。五也。積此五因。遂為中國學問之大

障。至漢時乃始為紙。黃門蔡倫所作也。東觀漢記。或謂倫前已有紙。古以縑帛。依書長

短。隨事截絹。數番重沓。紙字從系。此形聲也。御覽。六百有紙之後。書乃名卷。說文

同。其猶名篇者。仍古號耳。筆始於蒙恬。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古

注此秦筆也。秦以前早有爲書之具。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

三說文除秦筆外。其餘不可攷。然聿弗皆有從毛之意。則古筆當與今筆不甚異也。

墨之由來不可攷。漢人書中數見其名。惟始於何人。古書未載。汲冢書以墨書則

矣硯於文事。所係最微。秦漢人未言之。至晉書始見其物。晉書載硯記此中國古人作

書之具之大畧也。

三文體之別者。中國文體之別雖繁。然大概祇有二種。一有韻之文。一無韻之

文而已。而有韻之文。當起於無韻之文之前。蓋人類既有語言。必有社會間流傳

之事。其後有人。病其難於記憶。乃作爲韻語。以便記誦。再後則有文字。文字之初。

不過繪畫其事以備忘。久之。其畫乃有通行之公式。事之原委曲折。無不可以曲

到。而人亦一見而知。於是乃以其物箸書。所謂書者。卽記述其社會間流傳之事

者也。故各種人於其種族所傳之第一部書。必神與人不分。其言甚怪。就其理言。

則可謂之經。就其事言。則可謂之史。萬國一也。此等之書。必尙用有韻之文。中國

六經。詩固全爲韻語。而其餘各經。以及周秦間諸子所箸書。其間皆時有韻。至秦

漢間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文。界畫始清。有韻之文。由詩一變而爲賦。周禮詩有六義其一曰賦

後人目賦爲古人之流此說未可爲據。屈原荀況實始爲之。至漢枚乘蘇武等。又變四言詩爲五言

詩。詩與樂章遂分爲二物。其後五言古。又變七言古。再變爲五七言之律詩。即絕句

也。樂章又變爲詞。爲曲。爲一切七言句之小說。而有韻之文之變遂極。無韻之文

至後漢漸用儷句。積至唐人。遂成專用排偶之一體。至中唐韓愈李翱等。並起而

矯之。廢去排偶之法。而效法秦漢之文。自號其文曰古文。而號前之事排偶者爲

駢文。於是駢散之名始立。宋人作經義。及明乃成爲八股文。八股文之外象。雖爲

無韻之文。而其源實出於唐律賦。蓋亦有韻亦無韻亦駢亦散之類也。中國文章

之變。大約盡於是矣。

四文辭之用者。中國風俗之重文辭。此習當由政體所致。春秋以前。爲世官政

體。其卿大夫士下至皂隸。皆有世業。其得之也有定分。其守之也有專科。雖國君

不能有所左右於其間也。文有史通義發明最多其源蓋出於漢書藝文志。此等社

會。其斷不能立談而致卿相。亦甚明矣。及至戰國。人事一變。兼并之風既亟。非有

超倫軼羣之人，不足以當將相。由是人材不復能以門地限，而國君及大臣爭以得士之多寡爲盛衰。其取之之道，在苟濟吾事而已。於其人之平素，不暇問也。於其人之門閥，更不暇問也。其倉猝之間，所藉以通彼我之郵者，則惟言語是賴。故其時之士，以言語爲專科。片刻之言語，可以得終身之富貴。此一變也。然游說之士，各以其言語炫惑國君，而國君則以一身而接天下之士，以聽其言語。則其勢常不給。士既不能面對國君，以盡其言語，將謀有以代其口舌之具，易口說爲上書，而文辭起矣。此又一變也。其文辭工者，可以動人；其文辭不工者，不可以動人。於是相競日密，而文章亦愈進。國君之取士，乃駸駸乎不以言語而以文辭。此蓋三變矣。觀楚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譏之。原史傳秦始皇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非史傳其文辭之重，爲何如耶？至漢孝武策問賢良方正，而上之以文辭取士，士之以文辭通籍，遂爲定法。與中國相終始，推其原意，皆立談之變相耳。此專制政體之不得不然也。夫至於以科目取人，而其流弊，乃不勝言矣。此

又豈戰國諸君之所及料哉。

第六十六節 兩漢官制

三代之時，國國皆自成風尚，雖有天子，王朝之政，不能逮於諸侯。故古時官制，其見於左傳國語戰國策者，各國不同，而秦楚兩國，尤其特異者也。自秦人并六國，夷諸侯爲郡縣，天下法制，乃定於一。於是天下之官，皆秦制矣。秦官亦皆沿其國之舊，非始創。

漢興，高祖起亭長，蕭曹皆刀筆吏，無學術，不能深考古今，定至良之法，而惟知襲亡秦舊制，喟然而歎皇帝之貴，此神州所以不復振也。中國以民力資政府者，惟

種人聽之，必於此時立憲矣。而考兩漢官制，亦稍有不同。前漢皆襲秦舊，後漢則中國不然者，則於民智爲之也。

襲王莽。高祖光武，能取嬴氏新室之天下，而不能革其制度，其皆學問不及故歟。今依前後漢書分列兩漢官制之大概，取足以證本篇所言之事跡而已，其詳不及紀也。

漢官以所食俸之多寡，名其秩之尊卑，故稱官恆曰若干石。案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

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

相國丞相皆秦官。丞丞也。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丞相。高帝即位。置丞相一人。

後更名相國。高后時置二丞相。孝文時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

有兩長史。秩千石。後漢仍。漢時丞相入朝天子為起立丞相道謁天子為下車是秦制猶愈於後世也。

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尉上安下為尉武官之長。後漢仍。

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其屬有中丞。侍御史。繡衣直指等。哀帝元壽二年改大

司空。與丞相太尉為漢三公。後漢仍。

大司馬周官。主武事。為將軍兼官。祿比丞相。第一大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

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其大司馬大將軍為外戚執政者之世官。大將軍營有五部。

部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又令史三十一人。後漢仍。明帝初置度遼將軍。

太師太傅太保皆周官。案漢書所記周官即據周禮而言。後人多不常置。位三公。

上。後漢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薨輒省。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秩中二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其屬有六令丞。兩長丞。凡禮官皆屬焉。太史博士。亦屬奉常。太史古官。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後漢仍。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秩中二千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其屬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期門。羽林。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大夫秩自比二千石。至比八百石。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郎秩自比二千石。至三百石。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僕射猶言領秩比千石。期門。掌執兵送從。無員數。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羽林。掌送從。有中郎將。騎都尉。秩比二千石。後漢仍。

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秩中二千石。有丞。景帝初。更爲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後漢仍。

太僕。秦官。掌輿馬。秩中二千石。凡輿馬之官。皆屬焉。後漢仍。

廷尉。秦官。掌刑辟。秩中二千石。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後漢仍。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秩中二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有令丞。及郡邸長史。後漢仍。

宗正。秦官。掌親屬。秩中二千石。有丞。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內官長史。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後漢仍。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秩中二千石。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令丞五人。長丞二人。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人。後漢仍。

少府。秦官。掌山澤之稅。秩中二千石。有六丞。屬官有尙書符節等令丞十六人。都水等長丞三人。上林池監等十人。黃門鈎盾等宦者八人。其後稍多。至員吏百九人。後漢仍。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秩中二千石。有兩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屬官有

令丞三人。後漢仍。

太子太傅少傅周官。秩二千石。其屬有太子門大夫五人。庶子五人。先馬禮前也。後四

流爲十六人。後漢仍。

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秩二千石。有兩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令丞七人。長丞一人。後漢仍。

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秩二千石。有丞。屬官有令丞五人。長丞五人。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入大長秋。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秩二千石。景帝更名長信少府。平帝更名長樂少府。後漢仍。

將行。秦官。皇后卿也。秩二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後漢仍。

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秩二千石。後并入大鴻臚。

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九令丞。七長丞。八丞。十二尉。後漢省。

內史。秦官。掌治京師。秩二千石。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內史。

爲京兆尹。屬官有令丞二人。長丞二人。左內史爲左馮翊。屬官有令丞一人。長丞四人。

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秩。比二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官有令丞一人。長丞四人。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皆有兩丞。後漢改河南尹。三輔官仍。而降其秩。

司隸校尉。周官。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後罷其兵。去節。秩二千石。後漢仍。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八司馬。十二城候。秩二千石。後漢仍。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掌西域。秩二千石。後漢省。

屯騎校尉。掌騎士。秩二千石。後漢仍。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秩二千石。後漢仍。

越騎校尉。掌越騎。秩二千石。越猶飛也。越如越也。後漢仍。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秩二千石。後漢仍。

胡騎校尉。掌胡騎。秩二千石。不常置。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秩二千石。後漢仍。

虎賁校尉。掌輕車。秩二千石。後漢省。自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各有丞司馬。

西域都護。比八校尉。秩二千石。副校尉。秩比二千石。戊己校尉。秩六百石。

護羌校尉。主西羌。秩比二千石。

使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馬副也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侍中。左

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

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

騎。兼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皆秦制。

爵一曰公士。言有爵命於士卒也二上造。言於上成也三簪裊。可飾也四不更。卒不預也五大夫。位列

夫大六官大夫。七公大夫。示八公乘。其得乘公九五大夫。大夫之十左庶長。

十一右庶長。列之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其主領更卒十五少上造。十

六大上造。皆主也十七駟車庶長。得乘駟十八大庶長。更尊十九關內侯。有侯無侯

二十徹侯。通於天子皆秦制。以賞功。後漢仍。而侯以下未見。

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後漢仍。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元年。初置部刺史。

掌奉詔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後漢建武初。

復為刺史。屬司隸校尉。靈帝中平五年。復為州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有丞。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

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職。大

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

賦稅。游徼循禁盜賊。皆秦制也。

第六十七節 漢地理 支節 錄日本重野安略說

漢高帝元年定三秦蜀雍塞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中地三郡尋并曰內史隴西北地

上郡復舊明年降申陽置河南郡川故秦三以韓襄王孫信為韓王部領川虜司馬

卬更殷為河內郡悉定魏地復河東上黨太原三郡三年克趙為常山郡定燕齊

四年立張耳為趙王郡故秦國以韓信為齊王部更九江為淮南王英布五年

滅項羽平臨江子共即帝位定都長安安今六年築城縣邑封建王侯

異姓王者七國

趙上見

淮南上見

楚淮地齊王韓信徙為楚王都下邳府今淮州安

梁秦魏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州今屬曹

韓徙王信於太原仍稱韓都晉陽又徙馬邑川復

燕臧荼反滅之立盧綰為燕王都薊

長沙。長沙郡吳芮王之都臨湘。沙今長

尋皆翦除更封同姓。

楚。以韓信為淮陰侯。安今淮以薛東海。郡故彭城地立弟交為王都彭城。州今徐

○宣帝分置彭城郡

荆。後漢分東陽。後漢鄣。武陽郡吳。後漢地立從兄賈為荆王都吳。今蘇

後漢更為吳封兄仲之子濞都廣陵。今揚

代。以雲中鴈門代郡立兄喜為代王都代韓王信滅更封子恆并太原。中除

都晉陽。

齊。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地封子肥為齊王都臨淄。

趙。廢張耳子敖為宣平侯封子如意為趙王都邯鄲。

梁。彭越誅封子恢為梁王都睢陽。今歸

淮陽。分彭城地封子友為淮陽王都陳。文帝為郡後漢

淮南。英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都壽春。武帝為郡後漢

武帝為郡後漢

燕 盧縮反立子建爲燕王。昭宣帝改廣陽

漢初概因秦制以郡國統縣邑高帝增置郡國凡二十六。

河內河南汝南景帝江夏豫章常山中山景帝清河上同魏郡涿郡勃海平原千

乘後漢安帝泰山和帝東萊東海景帝廣漢定襄城陽文帝濟南上同桂陽武

陵沛郡水故秦泗淮陽國梁國碭郡秦并內史漢志曰高祖增也

呂后以薛郡爲魯國割齊濟南郡置呂國文帝

文帝即位分齊爲七國

齊都臨淄城陽都莒州今屬青濟北山郡秦都盧長今濟南府菑川都劇州今屬青

縣光膠東都卽墨膠西高宣帝改都高苑州今屬齊濟南景帝都東平陵南今屬齊

分趙爲二國

趙都邯鄲河間都樂成府今屬河

分淮南爲三國

淮南都壽春衡山六安帝改都六廬江景帝都江南景帝以邊越徙賜於衡

山王江北

漢志曰文帝增六其建國九城不數

景帝平吳楚亂分吳為二國

魯都曲阜

江都

武帝改都江都

分梁為四國

濟川

武帝為郡都濟陽

今開封府

濟東

武帝為大郡

宣帝改都無鹽

今

平州府東

山陽

武帝改昌邑郡

都昌邑

金甌州

濟陰

宣帝改復故陶

分趙為四國

中山

都盧奴

清河

都清陽

常山

武帝都真

定

廣川

清河

都信都

今冀州

分齊置北海郡

漢志曰景帝增六其建國九其中地常郡連城河因審所領皆不隴西

北地上郡

中河東河南帝下推恩今諸川侯

南越甌閩西南路諸夷東定朝鮮

武帝雄才大略專務拓邊北征匈奴西域南平南越甌閩西南路諸夷東定朝鮮

匈奴遠遁漠北不復入寇

大將軍衛青出塞取北河之南復蒙恬之舊置朔方五原秦九二郡尋築受降

城及五原塞千餘里列亭障到盧胸徙貧民實之驃騎將軍霍去病踰居延至祁

連山山即天置降者於塞外為五屬國徙降者居地上依朔方雲中稱故塞五郡遂置

酒泉漢郡右地武威同王地休張掖咸分武敦煌分酒四郡

其後李廣利伐大宛今浩斬其王母寡築高障自敦煌至鹽澤即蒲昌海屯田輪臺渠

黎

張騫等使於西域踰蔥嶺出大宛康居三十六國始通

路博德楊僕等平南越置南海置秦蒼梧鬱林林故秦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秦郡秦珠

厓時宜廢帝儋耳入昭帝廢九郡又分長沙置零陵郡楊僕韓說伐閩越降之遂徙東甌

閩越民於江淮空其地

唐蒙司馬相如使西南夷諷諭之郭昌衛平等繼平之夜郎王滇王先後入朝置

牂牁郡越巂郡沈黎郡文山文後帝時武都郡益州郡六

郡又置犍為郡郡夜

初東夷滅降置蒼海郡尋廢楊僕荀彘伐朝鮮置樂浪今治平壤臨屯治東臨昭帝

玄菟治沃沮解帝時 眞蕃治蠻昭帝時 四郡

開邊之業既成乃建十三部置刺史統郡國

司隸古雍州 治河南 冀州 治常山國高邑北洛陽東 幽州 治廣陽郡薊北洛陽東

并州 治太原郡晉陽洛陽北 兖州 治山陽郡昌邑洛陽東八 徐州 治

東海郡郯五洛陽東千 荊州 治武陵郡漢壽二洛陽南 豫州 治沛國譙南洛陽東

益州古梁 治廣漢郡雒三洛陽西 涼州古雍州 治漢陽郡隴千洛陽西 交趾

治蒼梧郡廣信不洛陽南六千 後漢書前漢時司隸治長安

分內史爲左右遂更京兆尹右內史 右扶風上同 左馮翊左內史

分趙國置平干國今廣平府 分常山國置眞定國今正定府 分東海郡置泗水國今淮

安府 鄆州 宿遷縣 東南

武帝增置二十八

右扶風 左馮翊 弘農 陳留 臨淮改後漢明帝 零陵 犍爲 越巂 益州 牂牁 武都 天水

漢明帝改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安定 西河 朔方 玄菟 樂浪 蒼梧 交趾 合浦 九眞上以

郡平干。真定。泗水。以上國黎○文志曰武帝增二十八真後皆廢故不數

昭帝分隴西置金城郡。今蘭州府○漢烏桓反擊破之。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破西羌留屯田湟中。後漢水左右之地二年始置西域都護

於烏壘城。七距百餘里督察三十六國初西域雖貢獻於漢實役屬匈奴至是皆

服於漢號令遐布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互相屠殺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來降

居之漠南郅支單于西北徙尋擊斬之遂定匈奴。

前漢郡國百三縣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疆東西九千三百

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

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元據平帝元始

王莽收西羌之地川置西海郡省州爲九。益省幽并交趾諸子班雅改易京師及州界

郡名屢變更民不能記。

羣盜赤眉並起諸豪割據。

劉玄據長安。公孫述據蜀。隗囂據隴右。王郎據邯鄲。李憲據淮南。

張步據琅邪。董憲據東海。竇融據河西。盧芳據安定。

後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即位於高邑。郡洛陽十三年。省縣四百餘。并西京。安且

及諸郡。復十三部刺史制。

廣平入鉅鹿。真定入常山。河間入信都。城陽入琅邪。泗水入廣陵。菑川高密膠

東入北海。六安入廬江。廣陽入上谷。分樂成。復廣陽和帝

自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諸國。屢寇邊。莎車獨不屬。遂服五十五國。漸驕橫。車

師等十八國懼。請都護。帝不許。諸國復附匈奴。尋匈奴內亂。分爲南北。南單于內

屬。入居雲中。西後徒破北單于却地千里。匈奴稍衰。而西羌烏桓鮮卑漸強盛。數入

寇。馬援祭彤等擊降之。交趾及武陵蠻反。馬援平之。置護羌校尉。居金城。烏桓校

尉居上谷。督護羌胡。

明帝之時。西南夷哀牢內附。置永昌郡。伐北匈奴。取伊吾盧。今哈置屯田。之順帝

班超降鄯善。于闐。定疏勒。竇固定車師。置西域都護。後與西域復通。中五年

和帝之時。復叛。班超降月氏。莎車。龜茲。姑墨諸國。爲都護。居龜茲。又平焉耆。尉黎。

五十餘國皆內屬遣使大秦。羅條支。斯巴。新。迦。窮。西。海。皆前世所未至也。超在西域三十餘年。歸後撫御失方。西域復叛。

安帝之時。先零復起。烏桓。鮮卑。南匈奴。高句麗。夫餘等皆叛。連年侵寇。邊郡日蹙。

置廣漢。蜀。犍爲。張掖。居延。遼東等屬國都尉。徙西域東夷內屬者。領護之。

順帝置玄菟。屯田。分會稽。置吳郡。靈帝分漢陽。置南安郡。國。沿。革。之。首。三。

後漢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八百八十。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

千九百十五萬二百二十。據。順。帝。永。和。五。年。所。算。

第六十八節 涼州諸將之亂

由兩漢極盛時代。轉入六代中衰時代。實以三國爲樞紐。三國前半似兩漢。後半似六代。此學者所宜注意也。推求其故。因東漢經羌胡之亂。天下精兵猛士。恆聚於涼州。其後羌胡之禍。雖賴以熄滅。而重兵所在。卒成亂階。何進之後。曹操之前。亂皇室者。皆涼州之士也。而始發難者。則爲董卓。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膂力

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漢制以羽

異其家子充之。所以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叛羌。破之。所得賞賜。悉以與士。

無所留。拜郎中。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

代盧植討張角。軍敗抵罪。是時金城人邊章。韓遂。隴西太守。李相如。涼州司馬。馬

騰。字季才。漢末。與羌胡。及河關羣盜。皆反。入寇三輔。二年。拜卓破虜將軍。從太

尉張溫。討賊。時諸軍大敗。卓獨全師而還。以功封叅鄉侯。西國在今陝五年。拜前

將軍。六年。徵為少府。不就。始有跋扈之志矣。及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司隸校尉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可徒湯之孫。勸進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詔。即時就道。且上

書宣露其謀。以速內變。卓至雒陽。大禍已熾。於是卓迎少帝歸京師。是年廢少帝。

立獻帝。弑何后。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鄴侯。西國在今陝卓

乃上書。追理陳蕃。寶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悉復蕃等爵位。擢用于孫。忍性矯情。

擢用名士。周志。字仲遠。武城人。伍瓊。字德瑜。未詳。何郡人。鄭泰。字公業。未詳。何郡人。何顛。字伯求。南陽人。荀爽。字穎

川人。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之徒。皆為列卿。卓所親愛。不處顯職。卓尋進相國。入朝不趨。

劍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放縱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及何后葬。開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初平元年。袁紹之徒。凡十餘鎮。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卓覺之。殺伍瓊周毖等。於是遷天子西都長安。長安自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幸焉。後移未央宮。卓盡徙雒陽人。數百萬戶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詳苑何在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又使呂布字季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卓留諸將屯澠池華陰間。自引還長安。自拜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僭擬車服。子孫雖在。鬻亂。男封列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其戮人。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柩案間。觀者戰慄。卓飲食自若。羣僚內外。莫能自固。於是司徒王允。字子前將軍呂布。僕射士孫瑞。詳未謀誅卓。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

師太原

鄭人 前將軍呂布。僕射士孫瑞。

詳未謀誅卓。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

入朝。陳兵夾道。自壘於卓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捍衛。王允士孫

瑞先密以告帝。使呂布與騎都尉李肅字未詳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

士服。於北掖門內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呂布何

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馳齎

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

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人攻董旻於郿塢。無少長。皆殺之。尸卓於市。天時始熱。

卓素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兵起

聚董氏之尸紹叔父之在袁焚而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

九萬斤。錦綺繒纈。統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築郿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曰。吾事

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其愚如此。方卓之西也。使其將李傕北地郭汜

張濟詳未備東方。卓既誅。傕等求赦。王允不許。傕等遂西合卓故部曲樊稠詳未

李蒙詳未共攻長安城。城峻不可拔。八日。呂布所領蜀兵內反。傕衆入城。殺王允。呂

布出奔。傕等乃自拜將軍。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初卓之入關。要

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攻李催。韓遂聞之，率衆來與騰合。催汜稠與騰遂戰於長平觀下。五法十長安遂騰大敗，走還涼州。稠等追之，爲遂所間。於是催稠始相疑猜。是時長安城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二年春，催刺殺稠，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治兵相攻。楊定曲卑故部與郭汜謀合迎天子。催知之，劫天子皇后，幸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催既劫帝后，汜遂留質公卿，相攻累月，死者以萬數。帝欲和之，催不聽。六月，張濟自陝來和解之，乃已。二人仍欲遷帝，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催等皆留。楊定頻催特董承后之太從車駕進至華陰，甯輯將軍段熲人武賊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段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李催郭汜等既悔，令天子東歸，乃伴救段熲。因謀劫帝西返。楊定懼，奔荊州。十二月，催汜濟與承奉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士卒多死。符策典籍略無所遺。承奉乃密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

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等率其衆來與承奉合擊。催等軍敗，乘輿乃得進。未幾，催汜復來戰，承奉大敗。甚於東澗，自東澗轉戰四十里，方得至陝。夜潛過河，岸高十餘丈，帝后以絹縋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止。董承以戈擊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得濟者，惟皇后、宋貴人、楊彪。大尉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等所掠奪。至太陽，今漢縣，屬河東郡幸李樂營，封李樂等爲列侯。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反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尙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口。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七月，帝還至洛陽，幸張楊殿。張楊河內太守名也，楊字稚叔，中人名。時時諸將爭權，于亂政事。董承患之，乃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將兵詣闕。操以洛陽殘破，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等欲要車駕，曹操擊之，皆散走。數年之間，楊奉、韓暹、李樂、胡才、張濟、郭汜、李傕、張楊皆爲曹操所夷滅。董承、段熲、馬騰、韓暹皆封列侯。

事具別篇。自此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

第六十九節 曹操滅羣雄

方董卓之時。天下州牧太守。各據其郡之財賦甲兵。自相攻伐。為兼并。蓋其時劉氏必亡之像。已為人所共知。而各為自立之計。其魄力較大。見於正史者凡十餘。

袁紹。前見居鄴。今河南陳縣南併冀青幽并三州。

曹操。後見居鄆。今山東濰州并兗豫二州。

袁術。紹字弟居壽春。今安徽壽州據徐州。

陶謙。丹陽人居彭城。今江蘇徐州後劉備呂布迭居下邳。今江蘇邳州

劉表。字景升居襄陽。今湖北荊州府并荊州。

劉焉。字君郎居綿竹。今四川德陽縣并益州。

馬騰。韓遂。前見居口口并涼州。

劉虞。海字伯安居薊。今直隸薊縣公孫瓚。字伯圭居易。今直隸薊縣據幽州。

公孫度。字升濟居襄平。今遼北遼陽并營州。

孫策後見居吳蘇州江府并揚州交州。

張魯國字豐公居南鄭漢中府據漢中郡。

董卓既亡漢帝都許依曹氏而天下相爭益急久之乃并為三國三國者一魏二

吳三蜀也魏之太祖武皇帝姓曹名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今安徽桓帝世曹騰

為中常侍大長秋封列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操操少

機警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橋玄字公祖何顛前見異焉玄謂

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累

官至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董卓何進執政徵操為典軍校尉進將召外兵

操固爭之進不聽及董卓入變姓名東歸初平元年袁紹韓馥字文節孔仙

字公緒劉岱字公山王匡字公節張邈字孟卓橋

瑁字元偉袁遺字伯業鮑信濟北人同時起兵誅董卓推紹

為盟主操為奮武將軍是時卓屯洛陽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仙

屯潁川馥在鄴紹等畏卓莫敢進操勸其速進事可立定紹等不能用稍相猜忌

互事誅夷。三年，王允誅董卓，關中大亂。黃巾餘衆百餘萬，入兖州，殺劉岱。鮑信等乃迎操爲兖州牧，討黃巾，降之。鮑信死焉。興平元年，操攻陶謙，初，操父嵩去官還譙，爲陶謙所殺。至此攻之，而呂布來襲郵城。布所敗兖州郡縣多失。操乃還是歲，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攻張邈，殺之。兖州復定。建安元年九月，迎獻帝於洛陽，都許。漢封操司空，行車騎將軍，武平侯。邑在今河南而以袁紹爲大將軍，封鄴侯。是冬，呂布襲劉備，備來奔。三年十月，攻呂布於下邳，生得布，殺之。時袁術亦死，操遂并徐州。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進軍攻許，許都大震。操拒之官渡。城名，今河南中牟縣東北十二月，操遣劉備擊袁術，初，備與董承等謀誅操，至此備求出，備到下邳，遂叛，操擊之，不克。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洩，皆死。操自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奈何？」操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操擊備，破之，備奔袁紹，操獲其妻子，并備將關羽。」羽，劉備亡紹卒不動。冬十月，與袁紹戰於官渡，大破之。七年，紹發病，歐血死，子尙代。九年春三月，擊袁尙，大破之。操遂并青冀幽并。

四州袁氏餘衆奔烏桓。十二年，遂烏桓定遼東地。十三年，漢罷三公官，以操爲丞相。秋八月，劉表卒，操擊荊州。表子劉琮降，時劉備在荊州。及琮降，奔夏口。漢今湖北

十二月，操自江陵窮追擊備。備與操戰於赤壁，曹操大敗，僅以身免。由是操之勢力不能復至南方，而三國之勢遂定。劉備吾儔之歎，其有自知之明乎。操言歎曰

也但見事稍遲耳

第七十節 劉備孫權拒曹操

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也。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中封涿縣陸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備祖雄，父弘，皆嘗仕州郡。備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年十五，母使行學，事九江太守盧植。同宗劉元起常資助之。備不甚樂讀書，少言語，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賈張世平、蘇雙等，費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備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備討賊有功，除聞喜尉。今山東臨沂以忤上官，尋棄官亡命。頃之，公孫瓚舉以爲別部司馬，從田楷。楷青州刺史復去楷仕陶謙。徐州牧謙病篤，顧州人曰：

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衆以爲然。建安元年。備領徐州牧。曹操表備爲鎮東將軍。

封宜城侯。宜城在今湖北尋爲呂布所襲。奔曹操。操厚遇之。使爲豫州牧。從操攻布。

禽斬之。操表備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操嘗從容謂備曰。今天

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備與董承謀誅操。事發。備時在下邳。遂叛曹氏。五年。曹操

自將擊之。備敗奔袁紹。紹父子傾心敬重。備度紹無成。乃說紹南使荊州。因勸劉

表乘袁曹相持。以襲許。表不能用。及操滅袁氏。南征表。劉琮以荊州降。時備屯樊。

今湖北諸葛亮字孔明勸備襲荊州。備不許。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乃臨表募。流

涕而去。荊州人士皆歸之。到襄陽。曹操追之急。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不能得。備乃

使諸葛亮於孫權。以同拒曹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也。父堅。字文仕漢爲長沙

太守。封烏程侯。烏程今浙江後因擊劉表。爲表所射殺。子策。字伯年尙少。與周瑜。字公

人江舒收合江浙士大夫。徙曲阿。今江蘇袁術奇之。以堅部曲還策。策因之。略定江

南地。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會爲人所刺殺。策

死。權乃代領其衆。赤壁之戰。權立之。第八年也。初。魯肅。字子敬聞劉表卒。言於

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時備爲討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駐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

權於柴桑。

西今南江西德化縣

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

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彭字城子布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付還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下曹從事者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艸。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文秦表字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普年最長人皆呼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

為卿後援。卿能辨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有涇。赤璧山北，都築。曹公紅處，社伯曰：赤璧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丘，遂至赤璧。今石首也。黃州赤壁則實之。安南縣也。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陵字泉陵人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

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靄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華容縣遇泥瀆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字子孝橫野將軍徐晃。字公明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字文謀守襄陽。引軍北還。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今安徽縣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今安徽縣不克。於是劉備遂取荊州地。

第七十一節 司馬懿盜魏政

赤壁戰後。操殺馬騰。并涼州。三分之局定。操圖篡之謀遂急。建安十八年。自立爲魏公。受九錫。二十一年。自進爲魏王。二十五年春正月卒。年十六子丕立。母卞后也。是爲文帝。字子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是年篡漢。改元黃初元年。以漢帝爲山陽公。尊操爲武帝。在位七年崩。年七子芳立。母甄皇后也。是爲明帝。在位十二年崩。年四子曹芳立。年四以曹

爽與司馬懿輔政。正始九年，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遂盜大權。初，時大將軍爽

照字

丹伯父，字子爽。

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桓範沛國人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

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耶？」初，司馬懿屢主重兵，威望漸重，有逼曹氏之志。曹爽欲圖之。正始九年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出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濡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而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殺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字文惠，陳留人。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

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將典農屯兵中郡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獷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更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

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自此魏政出司馬氏司馬懿既殺曹爽改元嘉平嘉平三年司馬懿卒是爲宣王司馬師輔政是爲景王六年帝爲師所廢在位十五年合正始九年年二十三文帝曾孫高貴鄉公髦士字立正元二年司馬師卒弟司馬昭輔政是謂文王甘露五年高貴鄉公欲誅昭爲昭所弑在位七年合正元二年年二十昭立武帝孫陳留王奐明字景景元元年司馬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四年鍾會鄧艾等滅蜀咸熙元年晉公進爵晉王二年司馬昭卒子炎立是爲晉武帝是年十二月篡魏以奐爲陳留王奐在位六年合景元四年年二十魏亡

第七十二節 吳蜀建國始末

蜀先主劉備既大破曹操於赤壁下遂有荊州地十九年破劉璋據蜀并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篡漢傳聞獻帝見害先主乃自立爲皇帝是爲昭烈皇帝以諸葛

亮為丞相。改元章武。章武元年。吳入荊州。殺關羽。先主自將伐吳。大敗。二年崩。在

位三年。合年武年六十三。子禪立。母糜皇后也。建興十二年。丞相諸葛亮卒。延熙

十二年。魏司馬懿誅曹爽。景耀六年。魏師入蜀。帝降於魏。蜀亡。禪在位四十一年。

合建興十五年延熙魏封禪為安樂公。至晉太始七年。卒於洛陽。年未詳。孫權既

敗曹操。建安二十三年。與操和。操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江今

四府二十五年。魏代漢。魏帝以權為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封吳王。

加九錫。權雖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遂改黃初二年為黃武元年。然猶與魏文相

往來。逾年始絕。黃龍元年。權自立為皇帝。國號吳。是為吳大帝。在位二十八年崩。

合黃武七年黃龍三年嘉禾壽七十一。少子亮即位。明字子母全皇后也。在位七年

崩。合年亦武十年黃龍三年嘉禾為孫綝所廢。年十六。孫綝迎權子休。烈字子立之。是為景皇帝。

永安元年。誅綝。在位七年薨。七年永安年三十。無子。權孫皓。父字和宗立。甘露元年。晉

篡魏。天紀四年。晉師大至。皓降於晉。吳亡。皓在位十三年。資合元興三年鳳皇甘露年。卒

於洛陽。年四十二。起歷四年天晉封皓為歸命侯。至晉太康五年。卒於洛陽。年四十二。

第七十三節 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上

循夫優勝劣敗之理。服從強權。遂爲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舉世風靡。弱肉強食。視爲公義。於是有具智仁勇者出。發明一種反抗強權之學說。以扶弱而抑強。此宗教之所以興。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佛教、基督教、下基、第三、册均均以出世爲宗。故其反抗者在天演、神洲、孔墨。皆詳世法。故其教中均有捨身救世之一端。雖儒俠道違。有如水火。而此一端不能異也。顧其爲道必爲秉強權者之所深惡。無不竭力以磨滅之。歷周秦至魏晉。垂及千年。上之與下一勝一負。有如迴瀾。至司馬氏而後磨滅殆盡。至於今不復振。其興亡之故。中國社會至大之原因也。今特略舉歷史中蛛絲馬跡之證。以告學者。案韓非書顯學。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孟引子。北宮、也、漆、莊周書天下。墨子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以裘褐爲衣。以跂屨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淮南王書。稱墨子服役者即弟百八十人。皆可使

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然則孔墨兩家。皆明此義。特儒家非專宗此義。而墨家則標此爲職志耳。而世主待儒墨之軒輊。亦卽因此戰國之世。此風彌盛。然亦不必皆出於孔墨。司馬遷史記子長龍門人漢武時爲太史令著史記。特立刺客列傳。凡五人。首曹沫。魯人也。爲魯劫齊桓公。使歸魯侵地。專諸。吳堂邑人也。爲闔閭刺王僚。王僚死。專諸亦死。豫讓。晉人也。事智伯。趙襄子滅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謀刺趙襄子。屢不成。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仕范中行氏乎。智伯彘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

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者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聶政，軹深井里人也。郡在漢河內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不欲累人。久之，政姊榮伏屍哭之，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遂死政之旁。荆軻，衛人也。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燕之處士田光先生知之，薦荆軻於燕太子丹。爲刺秦王。光遂自剄而死。以明不洩謀。荆軻將入秦，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

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
瞋目。髮盡上指冠。荆軻擊秦王不中而死。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既而秦皇帝
得之。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
筑撲秦皇帝。亦死。其中惟專諸。聶政。所爲者。係一人之恩怨。識者譏之。然世遠年
湮。其有無國家之關繫。不可知也。觀之不足而有爲而殺身以立國也。始非知之
及。仇史記不詳。然燕政之待母與婦矣。若豫讓。荆軻。田光。高漸離。則明明有家國存
亡之感。日暮途遠。徼倖萬一。勝於坐斃而已。志士仁人。最後之用心也。漆身吞炭
之行。白衣祖道之歌。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肅然興起。事雖不成。其有益於社會
亦鉅矣。此司馬遷所以爲諸人立一專傳之義也。然其人自與孔墨不相附。固非
宗教中人也。

第七十四節 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下

司馬遷又特立游俠列傳。觀其敘云。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
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

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云云。此段言孔墨皆有俠而此所謂俠者則非孔墨也。中略又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云云。

此段言孔墨之外之俠。有藉者。無藉者。後略。其傳中人。首魯朱家。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藉者。二類。而本傳則言無藉者。後略。

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

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者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糶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fast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塚，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略中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貲，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未幾滅族。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魯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遼
 遠。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
 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云云。觀史公二傳之文。知游俠之與刺
 客異者。刺客感於一時一事而起。其人之生平。不必以此爲宗旨也。而遊俠則生
 平宗旨有定。專以抵抗專制之威爲義務。以故專制者亦愈忌之。甚於刺客。歷景
 武兩朝。所以摧滅遊俠者無勿至。而遊俠遂終至絕滅。此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
 蓋刺客遊俠者。最不適於大一統之物也。然人心欲平其所不平之感。終不能亡。
 不過加以宗教之力。其質性變化。遂覺純粹光明。一改其慘礫之故。其天性則一
 也。案刺客遊俠至漢武之後。其風遂微。王莽之興。天下靡然從風。爲莽頌德者。四
 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西漢之末之風俗。可想見矣。光武中興。知廉恥道喪。
 不可爲國。故首禮嚴光。會一名遊餘姚字人也以爲天下勸。東漢一代。梁鴻。字伯鸞。吳人。與妻
孟光隱於吳。高鳳。字文通。南陽人。漁釣業。臺佟。字季威。魏郡人。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京兆
爲人質。春。慎。字仲彥。臨城人。字戴良。字叔堅。汝南中。風高。龐公。門山。采藥。不入。登。施。之徒。
於置兒。

遠引孤鶩。亭亭物表。中國立國六千年。其人格無如東漢之高者。風俗既優。故其

不仕者。既不仕王侯。高尚其志。而其仕者。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黨錮列傳中。劉

淑。字仲承。河南人。李膺。字元禮。潁川人。嚴

安。字仲承。河南人。魏朗。字少英。會稽人。夏馥。字國子。治

南。字伯元。河蔡衍。字孟喜。汝羊陟。字嗣泰。張儉

其姓名得破家相。岑暄。字公季。南陳翔。字邵陵。人孔昱。字元魯。范康

敷。字文有。山劉儒。字叔平。東賈彪。字偉節。人其道與逸民相表裏。然此僅有姓名

可見者而已。其他太學所逮繫者千餘人。為客張儉破家者數十人。此並節俠之

士。惜乎無姓名可見矣。何其盛乎。此蓋直接孔教中至高一派之遺傳。其微旨在

補救君權之流弊。而非與君權為敵者也。然而東漢之士大夫。亦有一蔽。其人往

往喜比於外戚。而攻宦官。見前故士族與宦官。積不相能。泊乎魏武。為中常侍曹

騰之孫。其家世既與士族為仇。又以篡立。深不利於氣節。故每提唱無賴之風。而

摧抑士氣。觀十五年之令。明言廉士不足用。盜嫂受金。皆可明揚仄陋。其用意可

知文帝因之加以任達。一時侍從之士王粲字仲宣、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

阮瑀字元瑜、應瑒字南德、劉楨字公幹、繁欽字休伯、丁儀、丁廙皆沛人之倫皆以文

章知名於世。於是六藝隱而老莊興。經師亡而名士出。秦漢風俗至此一變。司馬

宣王之世雄猜益甚。阮籍字嗣宗、元以沈淪自晦。倖免一時。其嵇康字叔夜、非司

馬何晏、鄧颺、李勝皆潯陽人、丁謐沛國人、畢軌東平人皆蒙顯戮。東漢氣節蕩然無復存矣。

自此以來直至於唐未有所易。故綜古今之士類言之亦可分為三期。由三代至

三國之初。經師時代也。經師者法古守禮而其蔽也誣。由三國至唐名士時代也。

名士者傲儻不羈而其蔽也疏。由唐至今舉子時代也。舉子者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惟應試之知。故其蔽也無恥。此古今社會升降之大原矣。

第七十五節 三國疆域支那、日本、重野、安澤、澗

建安元年曹操迎帝都許改許昌今開封府許州。政令皆出其手。操滅呂布并徐州。袁術死。

并淮南江、揚州九。置司隸校尉於弘農。以治關中。四年孫策卒。弟權嗣立。有江東。五

年曹操大敗袁紹。紹備奔荊州。紹尋卒。操攻冀州。平之。袁氏亡。并青并幽居鄴。十

三年伐荊州。劉琮降。劉備與孫權共破操於赤壁。分荊州。南郡零陵武陵江夏長沙二

一郡屬孫權南陽備居公安。武陵郡縣權定交州。八年改交州都秣稜。陵木金改

名建業。

十八年曹操廢司隸并十三州為九州。

青。兗。豫。井司隸之徐。荆。井交揚。冀。井幽井二州及司隸之益。

雍。與平元年分涼州之京兆及涼州

操敗馬超。子騰韓遂於關西。尋定關隴。先是劉璋迎劉備。十九年備襲璋降之。取益

州。都成都。曹操降張魯。取漢中。還為魏王。劉備遂有漢中。稱漢中王。初吳蜀定荆

州之界。以湘水為界。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蜀。長沙桂陽江夏以東屬吳。關羽在

荊州圍襄樊。吳襲殺之。取荊州。

獻帝之時。新置郡。凡二十四。

漢安。中平六年永甯。初平元年永陽。同四年新平。興平元年西海。同二年

非所置異陽安。建安二年譙。分沛城陽。分同三年利城。昌慮。分共東海長廣。五年分

漢甯同六後襄陽同十三北南鄉分南陽西域分漢中上庸分西漢興分金

初元新復分魏興置景西郡按分陰平國本樂陵原分西平城分漢興關分

中分新興分帶方分高涼帝末

林分帶方分高涼帝末

曹操薨子不受漢禪都洛陽改元黃初二年劉備即帝位於成都改

元章武孫權遷都武昌明年建元黃武元年吳黃武二年劉備伐吳

敗歸至永安帝東郡崩子禪立改元建興是歲西域通於魏置戊

己校尉

六年蜀建武興蜀諸葛亮南征至滇地定南中四郡益州明帝太和元

年蜀建武興亮始伐魏三年蜀建武興取武都陰平連出兵祁山在今魏改封諸侯王

是歲孫權稱帝遷都建業孫皓六年蜀建武興魏改封諸侯王

皆以郡為國魏制景初元年蜀建武興遼東公孫淵自稱燕王紹改

侯之布衣而併不能匹夫皆景初元年蜀建武興遼東公孫淵自稱燕王紹改

年司馬懿擊平之以遼東昌黎樂浪玄菟帶方五郡為平州後合元帝景元四年孫休永安六年吳司馬昭伐蜀劉禪降

魏地有十三州得漢國十三州之九

司改黃初元年領六郡治河南 荆黃初三年以江北八郡南陽襄陽南郡零陵

桂陽武陵長河等為荆州尋領八郡治襄陽 豫領九郡初治譙尋治潁川青領

五郡治臨淄 竟領八郡治郵 揚領三郡初治合肥後治壽春 徐領六郡

治彭城 涼黃初九年置領八郡治武威 秦同領六郡治上邽正始五年冀領

十三郡治鄴 幽黃初元年置領十一郡治薊 并同上領六郡治晉陽 雍

領六郡治長安

魏新置郡凡二十一

新城建安初劉表分漢中廛房陵郡黃初二年分廣平魏郡魏興安

西二十四年劉備分漢中興置平昌黃初三年范陽郡本燕陽本昌黎改遼東弋陽

南汝安豐江分廬朝歌內河京兆兆京馮翊馮翊左扶風扶風右廣魏本永淮南初建安

魏衛改九江義陽分景初元年錫太和二年入分新與城景汝陰後分國東莞分正瑛始郡初平

蜀地有三州得郡十二州二之一實

益領十二郡治成都梁置分之益領十郡治漢中涼交分州武以郡陰平太守郡置領之

蜀新置郡凡十三

巴西開建中安為六年劉璋以永甯巴為東巴東建安郡二十一年劉備分巴巴郡為涪陵

梓潼年建安二漢十三江陽時分五年魏為劉璋漢嘉本郡武蜀元郡屬國朱提本同提年建甯年改與益

渠建安中分巴西郡宜都江郡安尋三年曹操分年劉備改宜江都後西入吳建甯年改與益

雲南同永昌分建興古同年牂牁分建東廣漢漢同蜀年滅分廢廣

吳地有五州得郡十四州三之三

揚領十三郡治建業荆領十四郡治南郡鄧未領郡治江夏交年黃武五領

七郡治龍編今東安南廣同上分安七年州復置領七郡治番禺

吳新置郡凡三十

廬陵孫羨分新都建安十三年鄱陽同十五年武昌同二十五年蕲春同十二年

臨賀分著高興分高合浦永安六年東安黃武五年衡陽長沙彭澤建安十年

珠官本合浦珠厓吳滅高五年湘東長河東部衡陽長沙臨海元甘

始興南分桂陽東陽分會稽元年吳興丹陽分邵陵北分零陵安成同二年新

昌新吳晉三年武平上同九德真分九桂林分鳳皇三年黔陽分武

匈奴。單于於扶羅入居平陽。久住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獻。弟呼廚泉

嗣。建安二十一年。入朝於鄴。曹操留之。使右賢王去卑監國。單于給錢穀如

列侯。分其衆為左右前後中五部。左部居太原范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

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各立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監督之。帥皆稱劉

氏。

烏桓。有遼西遼東屬國。上谷右北平四部。遼西大人丘居力最彊。靈帝末。中

山太守張純反。依丘居力。自稱彌天安定王。劉虞平之。丘居力從子蹋頓代

立。有武略。助袁紹擊公孫瓚。破之。建安十一年。曹操征之。破之。柳城。斬蹋頓。

平四部。烏桓校尉闔柔統遺落，徙居中國，率與征伐，由是烏桓爲天下名騎。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叛，曹操子彰擊大破之。

鮮卑。建安中，曹彰伐烏桓，鮮卑大人軻比能觀望強弱，烏桓敗，乃請服。軻比能勇健廉平，能威制諸部，最爲強盛，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數爲邊寇，幽并苦之。青龍元年，殺步度根，入寇并州，與魏軍戰於樓煩，郡破之。三年，幽州刺史王雄殺之，種落離散，邊陲稍安。初，建安中，定襄雲中故縣棄之，荒外甘露三年，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徙居定襄之盛樂，力微之先世居北荒，可汗毛始強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鄰，使其兄弟及族人分統部衆爲十族，子詰汾又南遷，始居匈奴故地，子力微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人隨爲居，少田業力作，相傳爲夫餘別種，有涓奴絕奴順奴灌奴桂婁五族，漢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光武建武八年，朝貢。

始稱王。後屢寇遼東。建安中。王伊夷模時。公孫康擊破其國。焚燒邑落。伊夷模更作新國。子位宮立。有勇力。善獵射。數爲侵叛。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擊破之。遂屠丸都。江在上鴨綠位宮奔買溝。北沮地立菟太守王頎追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慎南界。

中國歷史教科書附錄

以見於本書之先後為次

李斯楚上蔡相人封侯卿弟張良漢字子房留侯韓人蒙恬武其先秦人秦祖之蒙世蒙父張耳封大趙高秦二

世即位為亡秦相或云趙也蒙毅弟陳勝自立為楚城王人吳廣夏子叔張耳封大趙高秦二

漢封陳餘封大梁王人趙項梁項羽父項籍也子項籍項籍也子項籍項籍也子項籍

趙王封陳餘封大梁王人趙項梁項羽父項籍也子項籍項籍也子項籍項籍也子項籍

衛尉長樂蕭望之。人字長。太傅。周堪。字少。漢光。少。蘇。大。濟。夫人。石顯。人字。漢。官。房。者。南。弘。恭。人。沛。劉。更。生。

名。元。王。字。交。後。政。劉。歆。字。秀。子。新。險。劉。向。子。休。後。改。名。王。章。山。字。鉅。仲。人。泰。劉。輔。宗。河。閻。人。孔。光。夏。字。孔子。

孫。子。仕。新。四。世。何。武。字。君。仕。公。新。野。郡。董。賢。帝。聖。人。卿。官。大。勝。司。人。哀。馬。武。漢。字。抽。子。張。南。陽。封。楊。虛。人。

侯。王。常。橫。字。顯。卿。大。將。軍。川。封。舞。山。桑。人。漢。劉。玄。武。字。聖。兄。公。光。李。通。陽。字。宛。元。次。南。李。軼。弟。通。朱。鮪。人。下。江。

將。軍。宋。封。昌。人。驍。騎。耿。純。東。字。伯。山。守。軍。東。光。子。侯。人。耿。況。陵。字。休。上。游。扶。風。守。茂。彭。寵。宛。字。伯。通。南。陽。太。陽。

守。吳。漢。大。字。司。馬。封。南。廣。平。宛。侯。人。寇。恂。執。字。金。子。晉。翼。封。上。雍。谷。奴。昌。侯。平。人。劉。永。八。梁。世。孝。王。公。孫。述。扶。字。鳳。子。茂。陽。

侯。馮。異。西。字。大。公。孫。穎。川。封。南。陽。城。父。人。征。蓋。延。牙。大。巨。將。卿。人。牙。田。戎。汝。南。彭。字。南。君。大。然。南。陽。封。棘。舞。陽。人。

人。李。憲。昌。字。穎。川。許。張。步。那。字。不。文。公。現。延。岑。南。字。叔。牙。封。安。陽。平。侯。人。虎。耿。弇。將。字。伯。昭。好。建。時。議。侯。大。

朱。祐。義。字。大。仲。先。將。南。陽。封。宛。侯。人。建。馬。成。中。字。君。太。遠。守。南。陽。封。全。棘。陽。侯。人。寶。融。大。字。司。空。扶。安。風。平。侯。人。隗。

封。侯。新。臧。宮。城。字。門。校。尉。穎。野。字。人。叔。中。南。陽。夫。新。祭。遵。征。字。慶。弟。孫。穎。軍。穎。川。封。穎。陽。侯。人。桓。譚。漢。字。議。君。郎。山。伏。波。決。封。風。軍。茂。

漢。之。反。對。嚴。光。會。一。稽。名。餘。遊。統。字。人。子。賈。復。左。字。將。軍。文。南。陽。封。南。陽。東。侯。軍。人。桓。譚。漢。字。議。君。郎。山。伏。波。決。封。風。軍。茂。

漢。之。反。對。嚴。光。會。一。稽。名。餘。遊。統。字。人。子。賈。復。左。字。將。軍。文。南。陽。封。南。陽。東。侯。軍。人。桓。譚。漢。字。議。君。郎。山。伏。波。決。封。風。軍。茂。

定校尉封耿秉。度字遂伯初軍耿封余美弟陽國侯子耿恭。廣字伯宗耿校余尉弟班勇。子西宜倣長班超李息。郵

行人大趙充國。將字翁孫衛尉封西上平郡侯人後馮奉世。左字將軍明關上內黨游人馬防。子車江平騎馬李息。郵

陽封侯龐參。字仲人達太河南虞詡。平字人升尙卿書兼令武皇甫規。尉字海威成明亭安侯規朝與那人張人奕護設羌類

州世謂之涼

上海商務印書館新出各種教科書廣告

中學堂

學務大綱要全志附圖
臣密定

物理學

生理學

化學

熱學

力學

代數學

中國歷史第一冊

高等小學堂

中國史教科書二冊

地理教科書四冊附萬國輿圖一冊

理科教科書四冊

初等小學堂

修身教科書第一冊

修身教科書教授法第一冊

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

國文教科書第一冊

國文教科書第二冊

每部洋二元

每部洋二元

每部洋一元

每部洋一元

每部洋七角

每部洋一元

每部洋二元四角

每部洋七角

堂

每部洋四角

每部洋八角五分

每部洋八角

堂

每本洋一角

每本洋一角

每部洋三角

每本洋一角五分

每本洋二角

國文教科書第三冊

國文教科書第四冊

國文教科書教授法第一冊

國文教科書教授法第二冊

國文教科書教授法第三冊

國文教科書教授法第四冊

筆算教科書第一冊

筆算教科書第二冊

筆算教科書第三冊

筆算教科書第四冊

筆算教科書第五冊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第一冊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第二冊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第三冊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第四冊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第五冊

習字帖第一冊

習字帖第二冊

習畫帖(學生用)八冊

習畫帖(教習用)一冊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四角

每本洋三角

每本洋三角

每本洋三角

每本洋一角五分

每本洋一角五分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二角五分

每本洋二角五分

每本洋三角五分

每本洋三角五分

每本洋四角

每本洋一角

每本洋八分

每本洋七分

每本洋二角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首版

(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二册)
(定價每本大洋五角)



編輯者 錢塘夏曾佑

校閱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福建路第二號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1024⁶ 12

